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十四)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十四)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書八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明年。〔補注〕宋祁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漢書成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錢大昕曰：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敘事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從上甘泉，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即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之。蓋行幸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為一，則紀失之也。戴氏震以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斷為傳誤，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沈欽韓曰：羽獵長楊二賦，均是二年冬事，而傳次序，一在當年，一在明年，蓋以上賦之先後為次也。羽獵賦序，但言苑囿之廣，泰畤以風先聞，有校獵之詔，逆作賦在行幸長楊之前，及雄從幸長楊，親觀搏獸，歸奏此賦，在明年爾。蓋雄於每篇自敘作賦之由，故須別起，班但承其文耳，非有誤也。又疑七略篇，當時文不當有失，或雄自敘，止據奏御之日，祕書典校，則憑寫進之年，故參差先後也。

人曰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補注〕先謙曰：善注，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西自襃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師古曰：襃斜，南山二谷名也。漢

上將大誇胡



中今梁州也。斜音弋奢反。張羅罔罾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菟麋鹿。師古曰狢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捕獵身長金色狢音弋授反獾音鑿補注宋祁曰李善云

內梅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筍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彘鬻萃云狀如蠅大如豚。載曰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整屋縣其中有射熊館補注宋祁曰射諸餘音食射反呂罔

爲周陸。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陸音祛補注宋祁曰陸陳武音古業反先謙曰梁章鉅云蕭該音義引三倉曰因山谷爲牛馬圍謂之陸從禽獸其中。補注先謙曰從讀曰縱官本作縱文選同令胡人

手搏之自取其獲。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聊因筆墨之成文章。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文選有故藉翰林曰爲主人子墨爲客卿曰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

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

太華而右寢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補注上文所謂東至宏農也善注太華在宏農縣華陰西長安東故言左楛截辟而爲弋紆南山曰爲罾。師古曰楛辟即所謂峩峨山也

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楛音音截音又音材葛反又音五葛反。補注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

先謙曰弋讀曰杖故言楛也。截官本作截是地理志左馮翊池陽下云嶽辟山在北。師古曰曰草平帥軍踣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踣足蹙之也錫戎獲胡言曰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踣音才恤反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漢書音義曰踣聚也又引方言曰踣躡躡也二說並通又引顏注蹙下無之字搃熊



熊控豪豬。師古曰：搯，捉持之也。豪豬，亦名帚獠也。自爲牝牡者也。搯音尼。控音蘇林曰：木擁櫛其外。又曰：竹櫛櫛爲外儲。

侂，音完。補注：宋祁曰：控，諸詮音他。先謙曰：官本亦作一完作桓。

也。服虔曰：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曰木擁櫛及纜繩連結，曰爲儲胥。言有儲畜，曰待所須也。櫛，音干羊反。櫛，音力佳。

反。補注：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琴陟皆宮。

館名。王念孫曰：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櫛，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畜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

義已失之。迂著黃說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三軍拒守，木蠹，錒劍刃扶胥。廣二。

丈，一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周禮司戈盾及舍設藩盾。鄭云：盾可以藩衛。如今之扶蘇歟。又尙書大傳：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

愛人者，及其胥餘。鄭云：里落之壁。韓詩外傳：三同。藝文類聚九十二引：六韜作胥餘。御覽九百二十引：作餘胥。事類賦作儲胥。文。

選注：韋昭云：儲胥，藩落之類是也。諸書雖文異而義同。顏說非。又木擁櫛者，卽以木爲拒馬槍耳。通典五：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

短隨事，十字鑿孔，從橫安檢，長一丈，銳其端，塞要路。行營圍守皆用之。師古謂以木擁櫛，又非也。册府元龜九百八十一：唐長慶元。

年，大理卿劉元鼎赴吐蕃，時贊普建牙帳於野，以櫛槍爲壘，每十里，攢長槩百枚，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門。

相去百步，門有甲士，此其制也。朱一新曰：袁本茶陵本文選注引顏注，作高其儲畜，先謙曰：儲胥，沈說是。

此天下之窮覽極。

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塵至矣。師古曰：塵，古勤字。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曰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圖，謀也。言百姓甚勤勞矣，而不見謀贍恤之事。

〔補注〕先謙曰：善注，凡人之所爲，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較張顏爲合。

恐不識者，外之則曰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曰爲乾。

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爲脯羞，曰充實豆，薦宗廟。

豈爲民乎哉！且人君曰玄默爲神，澹泊爲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今。

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

樂遠出言露威靈。師古曰：露，謂顯暴不深固。數搖動言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

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補注：善注文選本，作吁客何謂之。茲邪，六臣本無之字。先謙案：據顏注，無之字是。雖蜀父老云：烏謂此乎。此擬其語也。客字又後人妄加。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補注：先謙曰：善注：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師古曰：詳，悉也。補注：先謙曰：其乃具之誤。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補注：先謙曰：文選舉下有其字。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

豕其士，發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髮竄，封豕，鑿齒，皆為民害。髮竄，類鬻，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寸，似鑿，亦食人。李奇曰：目喻秦貪焚殘，食其民也。

師古曰：封，大也。發，音於豎反。竄，音愈。補注：錢大昭曰：所爭者秦也。猶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鑿齒之徒，謂陳勝、項籍等。朱一新曰：文選注引齒下重一齒字。先謙曰：官本注：堯下無之字。重齒字。善注文選本，士誤土。豪俊糜沸雲擾。

補注：先謙曰：善注：廣雅：藿，藿也。案當作靡。羣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衆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補注：先謙曰：隨善注：服虔曰：隨

天斗極，運轉也。雜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爾雅：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補注：宋祁曰：票，讀音匹妙反。先謙曰：文選票作漂。票，讀音匹妙反。先謙曰：文選票作漂。提劍而叱之，所

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轄之禮。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補注：宋祁曰：韋昭曰：井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玄注禮記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檻反。呂向云：蒼頡篇曰：擗，指取也。王念孫曰：文選擗作擗，李善注並作

擻案玉篇廣韻皆無擻字蓋即擻字之譌沈欽韓曰集韻擻同博雅擬也一曰手約物案蜀志許慈傳時尋楚撻以相震撻則是恐  
擻之義也管子揆度篇隨之以法則中內擻民也與此擻義同玉篇擻投也又有擻字云取也誤分爲兩字說文止作擻作擻爲  
是先謙曰善注引顏注擻作擻無之字若本是擻無緣  
改引作擻疑李所見漢書本元作擻宋時傳刻誤擻耳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

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補注宋祁曰疏與梳疑古通用先謙曰官本注在飢上文選疏作梳 鞮登生蟻蝨介冑被露汗師古曰鞮鞮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鞮音牟蟻音居豈反補注宋

祁曰李善云韓子曰攻戰無已補注先謙曰善注淮南子曰高皇 爲萬姓請命虜皇天帝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於皇天 迺展民之所誦振民之所

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補注 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閒而天下密如也師古曰密靜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

逮至聖文補注周壽昌曰聖文文帝下聖武即武帝 隨風乘流補注先謙曰善注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 方垂意於至靈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

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補注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荷字履字下當有也字 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 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

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琢刻鑿也璣音冢補注先謙曰文選琢作琢 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却也 抑止絲竹

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補注先謙曰善注晏衍邪聲也六臣本衍作衍 是呂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



太階解在師古曰：階音弋六反。橫音胡孟反。其後熏鬻作虐師古曰：鬻音弋六反。橫音胡孟反。東夷橫畔先謙曰：東夷謂朝鮮善注以為東越非。羌戎睚眦閩越相亂師古曰：睚眦，瞋目貌。睚音五懈反。眦

音仕懈反。睚字或作瞞。瞞者，怒其目皆也。音工喚反。補注宋祁曰：蕭該案音灼音義。睚作瞞。蘇林音貫習之貫。晉灼曰：揚雄方言：瞋目曰瞞。該案方言曰：瞞，瞋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瞞。音光旦反。

其難師古曰：遐，遠也。退補注錢大昭曰：萌，文選作氓。萌與眊同。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並云：萌與眊同。孟子書皆悅而願為之氓。孫奭音義云：氓或作萌或作眊。

適命票衛師古曰：票，騎霍去病衛。衛音也。汾云沸渭雲合電發師古曰：汾云沸渭，奮擊貌。汾音紛。云音雲。

善注以為衆。疾騰波流機駭遙軼師古曰：疾，疾風也。騰，舉也。遙與錄同。軼，過也。疾如奔星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之急者。音廷。

官本注音碎輶輻破穹廬應劭曰：輶，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氈帳也。輶音扶云反。輻音於云反。上有靈字沈欽韓曰：此言以輶輻攻車破匈奴之穹廬也。六韜軍略攻城圍邑，則有輶輻臨衝。墨子備城門篇攻者輶輻軒車。孫子謀攻篇注：輶輻四輪，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案明史朱燾元傳所云呂公車也。應以為匈奴車非。先謙曰：輶輻為中國或匈奴之物。史傳並無明徵。文選作碎，則為匈奴車矣。此皆望文生義，非有據見。

師古曰：腦塗沙幕地。腦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遂獵乎王廷孟康曰：匈奴王廷也。腦幕沙師古曰：腦，本無乎。

齏師古曰：齏，沙也。師古曰：齏，音覓。齏音聚。又音來戈反。張晏曰：燻，蠶也。曰為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燻音覓。齏音聚。又音來戈反。

酪法又云煎乳以先成甜酪為酪。大率熟乳一升用醇半匙。攪使勻調。以酢絮之屬。茹瓶令煖。良久以單布蓋之。明旦酪成。案酪

卽酪母與乾酪異物。張說誤。燻當爲蓋。言酪之甘如蠶蠶也。

分梨單于。磔裂屬國。

師古曰。梨與勞同。謂剝析也。勞音力私。反〔補注〕先謙曰。文選作勞。此通借字。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古師

曰鹵莽。淺草之地也。阮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補注〕先謙曰。六臣本注。鹵莽鹵中生草莽也。善注說文。鹵西方鹵地也。刊削也。拔莽削石以通道。

蹂屍與廝。係累老弱。

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輿之而行也。廝。破折也。

音斯累音力追反。〔補注〕劉本世曰。輿與隸廝廝卒也。

兇鉦。瘵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瀉曰。兇。括也。孟康曰。瘵者。馬脊創瘵處也。蘇林曰。呂音字。爲著字。著音債之。著鏃著其頭也。師古曰。鉦。鐵矜小矛也。淫

夷。過傷也。據如孟氏之說。則箭括及鉦所中。皆有創瘵於骨。而被金鏃過傷者復衆也。如蘇氏曰。著字爲著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鉦所傷。皆有瘵。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別。分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鉦音蟬。又音延。著音竹略反。矜音

巨巾反。〔補注〕張佖曰。案字書無兇字。今俗以爲兇州字。本作沈。此兇鉦。合作鉦。許慎說文鉦字注曰。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鉦。讀若允。與鉦字相次。又案今文尙書云。一人冕執鉦。孔安國傳云。鉦。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鉦字。後傳寫作鉦耳。

說文。鉦。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爲兇字。如瀉注釋。乃云。兇。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爲箭括。卽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鉦小矛同。可以傷夷人乎。此兇字。故合作鉦。吳仁傑曰。鉦。鉦鏡三寫之誤。良然。非說文存古。則此誤不可復正。文選亦載此作

吮鉦。五臣音辭。兇切。云稍也。案稍與塑同。字書。吮。嘲也。豈誤以嘲爲塑耶。顏師古謂。爲箭括。雖無所據。猶並緣下句金鏃之意。至以吮爲稍。則愈益無據矣。顏注視五臣之說。固可以五十步笑之。先謙曰。官本注。債作憤。引宋祁曰。南本亦云。憤之著。予以意求之。當云音音

著憤之著。此最爲允。憤作憤。添一著字。先謙案善注文選本。本作吮。六臣本作吮。梁章鉅云。兇卽吮字。曹全碑。兇。膿之仁。直以兇爲吮。先謙案善注引服虔曰。書鼠。當有也字。傷者或矛積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義若鼠焉。分釋吮鉦瘵與者。金鏃二

事。解書爲鼠。則讀如髻。言蓋聚金鏃。皆稽頽樹頽。扶服蛾伏。如瀉曰。卽頭時。項下向。則頽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頽。音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補注〕宋祁

曰蕭該音義案章昭曰稽顙樹領當依古本作犁頰樹領犁頰樹也樹領頰觸  
土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服諸音扶北反先謙曰文選頰作頰章昭曰頰音蛤  
也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北方謂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靡節西征羌熒東馳是呂遐方

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亦遠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補注先謙曰上仁猶至仁茂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躡

舉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

合韻音武義反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師古曰樵夫故意者曰

爲事罔降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衰也音所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而

言嘗思念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王念孫曰不棄險不放險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  
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肆讀曰肆廣雅肆志也又曰肆緩也淮南精神篇高誘注肆緩也是

肆與肆同先謙曰官本注無言字酒時自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因豐年而時出兵也振師五萃習馬長楊師古

曰振亦整也萃與柞同補注簡力狡獸校武稟禽師古曰校計量也稟禽輕疾之禽也稟音類妙反又音匹妙反補注宋祁  
注宋祁曰荏文選音作師古曰荏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驃越本別本並作稟先



謙曰據宋說所見本票作驃。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其西。師古曰瞰遠視也。音日。溢反。西厭月。東征日域。服虔曰。謂音窟穴。月。朔月所生也。師

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厭音一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征作震。文選同。此誤字。又穴下有之窟二字。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

陵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補注宋祁曰。是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飢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

曰車不安軌。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讀曰髣髴。飢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軻作軌。注未無也。字引宋祁曰。軌越本作軻。注同。先謙案注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選注引無見字。釋下宜有而字。亦所日奉。

太宗之烈。補注齊召南曰。案太宗。文選作太尊。謂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文帝。武帝於理甚順。若此文作太宗。則下句為重出矣。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

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補注先謙曰善注。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尚書帝曰。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音憂。補注宋祁益女作朕。虞當從之。梁章鉅云。此與羽獵賦。創道德之固。宏仁義之虞。同一句法。

曰。優當。婚姻。呂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弋。亦反。補注見百年作。先謙曰官本注在行簡易下。

存孤弱。補注先謙曰善注。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補注先謙曰。帥與率。同言。悉與之同憂樂也。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

建碣磻之虞。孟康曰。碣磻。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磻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鞀字。鞀。小鼓也。碣。音一轄反。磻音轄。補注宋祁曰。孟武云。刻作猛獸。其形碣磻而威怒也。先謙曰。宋引與注。複出武即康之誤。桔隔鳴球。掉。

八列之舞

師古曰：楛，隔擊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曰：楛，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楛，音居黠反。球，音求。又音蚪。掉，音徒鈞反。〔補注〕宋祁曰：隔，章昭云：古文爲擊。蕭該音擊。鳴球，章昭曰：玉磬也。掉，廣雅曰：振迅也。八列，李善云：

八份也。先謙曰：官本，楛並作拮。漢書從手從木之字通用。當以拮爲正文。選章昭注：楛，楛也。古文隔爲擊。段玉裁云：古說皆謂擊曼爲祝敵。拮，即曼字。楛，謂楛敵也。隔，即擊字。謂擊祝也。章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尙書隔字。古文尙書作擊，也不言古文拮爲曼者，或章

時今古文皆作拮，故略之。先謙案：雄用今文，故作拮。隔，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曼擊鳴球，則三家今文亦有同於古文者矣。酌允鑠，肴樂皆。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

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音，故引之。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雅思齊之爲言也。音先呂反。〔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張晏作張揖，義作美是也。詩曰：雍雍在宮，蕭蕭

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祜。祜，福也。音戶。〔補注〕宋祁曰：祜，考作祐。音右。歌投頌。〔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

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雄引之云：勞音郎到反。〔補注〕宋祁曰：麓，舊鹿刊誤，改作麓。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曰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

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張晏曰：往號三五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稂稻之地。〔補注〕宋祁曰：稂，古作稂。周流梨栗之林，蹂

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矍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補注〕宋祁曰：盲字下常有者字。先謙曰：文選有者字。而離婁燭千里

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補注〕宋祁曰：婁力朱反。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

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補注）先謙曰：體謂禮也。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補注）先謙曰：言見不及此，文選小子作小人。迺今日發

矇，廓然已昭矣。（補注）先謙曰：善注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古字通。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

雄方草太玄。（補注）宋祁曰：草字下當有創字。先謙曰：文選作方草創。有旨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譎雄，旨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

無祿位也。（補注）宋祁曰：或字上當有人字。先謙曰：文選作人有譎雄以玄之尚白，有或古字通。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譎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

人紀。（師古曰：爲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儻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儻，荷負也。）懷人之符。（補注）先謙曰：

善注引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榮也。拖，曳也。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拖，徒何反。又音他。先謙案：漢制

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轡。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

曰：金門，金馬門也。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補注）宋祁曰：越本耀作曜。舌如電光，壹

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沈欽韓曰：韓策：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補注）先謙曰：文選顧字下有默字，是顧而文不成



義。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疏，分布也。《補注》王鳴盛曰：今太元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正文大約與五千文之數合法言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正文不及萬言。此云十餘萬言，不可解。先謙曰：文選上

有數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織者入無倫。師古曰：織，微之甚，無等倫。《補注》先謙曰：案善注文選作細者入無間，六臣本與此同。然而位不

過侍郎，擢纒給事黃門。師古曰：纒，淺也。言僅得之也。纒音才。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楊子笑而應

之曰：客徒欲朱丹吾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補注》宋祁曰：寶草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

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王念孫曰：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寶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亦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師

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爲七也。四分五剖，並爲戰國。晉灼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補注》宋祁曰：剖，草本作廓，疋力反。字林：廓，判也。王念孫曰：文選亦作

剖，剖與隔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剖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隔，判也。又曰：剖，判也。籀文作廳。玉篇：隔，剖並音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垢不副。正義曰：垢，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爲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普，乃

反義，訓剖，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字，讀詩不垢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隔同音，而漢

訓爲判，故草本作幅，若本是剖字，不得與隔通矣。且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爲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爲剖，則

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圻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圻變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啓筮曰。鮌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補注。宋祁曰。注

文任當。故士或自盛曰橐。或擊坏曰遁。應劭曰。自盛曰橐。謂范雎也。擊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召爲相。使者往聘。因作止。擊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普。回反。補注。沈欽韓曰。范雎傳

無憂盛事。秦策。范雎說昭王云。伍子胥憂載而出。昭關。雎言范雎扶服。入憂者。疑牽引及之。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後垣。該案作後坏。是故騶衍曰。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行。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天事。故齊人曰

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爲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湖。浪反。補注。宋祁曰。晉本頡旁從手。音擊。今不用。李善云。頡亢。奇怪之辭。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蠶。補注。先謙曰。善注。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易林。胡言連蹇。今大漢左東海。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應。劭曰。會稽東海也。不字注。右渠搜。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服。處曰。

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前番馬。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應。劭曰。番馬。南海郡。後陶塗。如瀆曰。小國也。師古曰。駟驂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二十六字注。張晏曰。南越王都也。十六字注。汲古本並脫。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

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曰爲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補注。宋祁曰。番。蘇林音藩。注。文馬字上當有此字。先謙曰。文選作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顏所不取。然顏說亦未諦。闕疑可也。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補注。沈

欽韓曰。御覽二百四十一。臨江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候官。以鎮撫二粵。所謂東南一尉也。洪頡煊曰。地理志。會稽郡錢塘注。西部都尉治。回浦注。南部都尉治。而無東部都尉。越絕書。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放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

吳郡都尉治錢塘。此西部都尉也。三國志虞翻傳注。元始五年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二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不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此東部都尉也。晉太康記。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地理志。南部是東部之譌。

西北一候

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廣候。宜續志。張掖屬國有候官城。

微曰糾墨。製曰質鈇。

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微墨。

尤惡者。則斬曰鈇質也。微。糾墨。皆繩也。質。錕也。鈇。莖刃也。音膚。鑑。音竹林反。補注。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微。舊作畏。應劭曰。微音以繩。微弩之微。該案音揮。王念孫云。顏訓微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微。經不知微以糾墨。典制以質鈇對文。則微非微經之微。今云微。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微。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微經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微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微為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微。縛束也。今本微譌作制。應劭曰。微音以繩。微弩之微。今本譌作束。以繩微弩之微。據宋郡

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微索之微。乃訓為繩耳。梁章鉅云。說文。糾繩三合也。縲。索也。墨。當作縲。縲與縲同。散曰禮樂。風曰詩書。師古曰。曠曰歲月。結曰倚廬。孟康曰。在倚廬風化也。

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目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倚音於綺反。補注。沈欽韓曰。廬謂學舍。後書儒林傳序。博士倚席不講。即明學士倚廬誦讀。此非孝子所居。門外東壁倚木為廬者也。詳文義。不當指行三年喪於禮既。虞。翦屏柱楣。既練。舍外寢。亦不三年居倚廬也。周壽昌曰。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作倚。說文。倚。殘田也。是倚廬或即田廬。晉陶潛曰。結廬在人境。結廬二字。即節取此語。晉時必有正訓。不作喪居解也。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入區。八方也。家家自矜為稷契。人人自矜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素擬於阿衡。

師古曰。繼。結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音管仲也。羞比之也。言其不為王者之位。當塗者。補注。先謙曰。善注。繼與繼同。補注。朱一新曰。也當為者。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入青雲

補注先謙曰  
文選入作升

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匡，鳥字或作爵，爵，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補注：宋祁曰：一本勃解旁有水字，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勃解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

王念孫曰：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古鳥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為鳥，可證。此言江湖之雀，勃解之鳥，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雲借鳥為鳥，淺者因改匡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為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雀，勃解之鳥，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為四鴈，非也。雙鳧當為雙鳧，乘鴈雙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為多，無一人不為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為數，其訓不一，有訓為四者，若今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為二者，廣雅：雙，耦，匹，乘，二也。淮南：秦族篇：闕雖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仁智傳：夫雖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為二也。有訓為一者，方言：結，擊，僂，介，特也。楚曰僂，晉曰結。秦曰擊，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鴈曰乘，廣雅：乘，壹，弋也。（弋，古一字。）管子：地員篇：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為一也。乘鴈隻鳧，即方言所謂飛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鴈為四鴈，後人又改隻鳧為雙鳧，以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隻，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昔三仁去而殷

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曰：虛讓曰墟，言其亡國為墟。

二老歸而周熾，應劭曰：二老，伯夷、太公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

伯，師古曰：伯，讓曰霸。

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師古曰：五穀，謂百里奚也。買目，殺羊之皮，五故稱五穀也。

范雎目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古拉字也。蔡澤

雖噤吟而笑唐舉

師古曰噤吟領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始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音銀錦反吟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補注〕蘇與曰文選雖作以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

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韻音胡關反

故世亂則

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孟康曰管仲也或釋褐而傅

孟康曰甯戚也〔補注〕宋祁曰

李善云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沈欽韓曰案管子小問呂覽舉難皆無甯戚為傅事〔小匡篇甯戚為大司田〕蓋甯越之訛也呂覽博志篇甯越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蘇也

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蘇蘇無所戒更還蘇笑之曰謀告無忌也

或橫江潭而漁

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漁潭音尋漁合韻音牛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上師古作服虔引宋祁曰注文江潭而漁四字當刪舊

服虔字作師古今改又劉淵林注左思魏都賦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龔子曰觀淵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卜居無此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潭淵林亦以潭為淵即當音徒南反若從師古音尋則是水之旁深者耳恐

非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劭曰孔丘也〔補注〕先謙曰孔子歷聘七十二君說見莊子天運篇淮南秦族說苑善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儒林傳序仍之呂覽遇合篇謂孔子周流海內所見八十餘君而論衡儒增篇謂孔子所至

不能十國余謂馬千八百餘國雖春秋兼併小國尚多紀載闕如無從推究古籍傳流必有其緒王充執後疑前固非達論也

或立談閒而封侯

服虔曰薛公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

虞卿諱周曰食邑於虞也先謙曰文選無閒字

或枉千乘於陋巷

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曰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

之〔補注〕宋祁曰注文縱彼傲爵祿者者字當刪先謙曰善注引無者字作從夫子傲爵祿從縱同字

或擁帚彗而先驅

應劭曰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彗爲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曰掃者也音似歲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無帚字

是曰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讀曰申

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李奇曰君臣上下有豐碑現隙飛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室塞也讀音呼駕反

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補注〕沈欽韓曰曹參禮梁石君東郭先生于定國迎師受春秋故爲當時所難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

言奇者

見疑行殊者得辟

師古曰辟罪法〔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先謙曰善注言世尙同而惡異

是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

固閉也擬疑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宛作卷固作同案以擬足投迹意例之則同字爲是宛卷義同言屈舌不談俟彼發而同聲應之善注亦作同同固形近而譌顏據誤本爲說

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

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

先謙曰文選今下有世字

策非甲科〔補注〕先謙曰善注史記曰諫課甲科爲

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

師古曰抗舉也

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疏音所據反

高得待詔下觸聞罷

師古曰報聞而罷之

又安得青紫

〔補注〕宋祁曰此下疑脫師古曰安爲也六字先謙曰合高下言之或卑官或不用

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

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曰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爲虛

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補注〕先謙曰李光地云此段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也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



其屋蔽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象以成文。自王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師古曰：瞰，視也。音口溢反。攫挈者亡。

默默者存。師古曰：攫挈，妄有搏執。牽引也。掣，音女居反。位極者宗危。補注：何焯曰：此言丁傅董賢方將顛仆，何足慕也。沈欽韓曰：周語高位實疾顛，太玄上八曰：升于高危，或斧之梯。自守者身全。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韻音才性反。補注：宋祁曰：景本作爰靜。爰，清案注言合韻才性反，則正文自合作爰清爰靜也。惟寂惟寞，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迺曰：鷓臯而笑鳳皇，執蜺蜺而嘲龜龍。

師古曰：蜺，蜺也。蜺，音鳥典反。蜺，音陰。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蜺，蜺，鳥為鳳皇。說文在壁曰：蜺，蜺在草曰蜺。蜺，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

甚，不遭臾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音甫無反。補注：宋祁曰：跗字下當有與字。先謙曰：官本注無悲夫，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靡亦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

免於徵索。師古曰：髀，骨也。徵，繩也。髀，音格。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髀，口亞反。字，腰骨也。翁肩跖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翁，斂也。服，音蒲北反。補注：宋祁曰：呂向曰：翁，肩畏懼貌。唯初入秦道，遇穰侯，藏

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跖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激印萬乘之主。如淳曰：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耳。師古曰：印，讀曰仰。補注：宋祁曰：

陳正敏云音昂。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間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當也師古曰言激印猶激勵也。用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界作介同善注說文抵側擊也當其際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頤頤折頰涕淫流沫。

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補注先謙曰官本頤作頤引宋祁曰頤一作頤商敬順曰頤驅音反又曲感反頤猶搖頭也蕭該音義頤作頤章昭曰曲上曰頤音欺基反該

案字林曰頤醜也。已飲反與章昭音同。字林頤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頤。已斂反。又吾檢反。頤字林曰鼻莖也。一曷反。捶即唾也。才臥反。吳仁傑云。案文選作頤頤。章頤。頤甚切。後書周燮傳。欽頤。章懷太子曰。欽音耶。凡切。或作頤。又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齶。薛君曰。重頤也。字亦作頤。毛詩作碩大且齶。或作噉。集韻。齶。頤。齶。同。魚檢切。齶。齶。好貌。又管。衣檢切。美也。凡頤頤。欽齶。齶。六字。其音切固不一。而訓釋亦異。薛自蔡澤。周燮言之。則曲頤醜狀也。自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美好也。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巾作前詬者。謂之欽巾。然則頤頤音切。當從顏氏。若訓釋。則亦各當其義而已。錢大昭云。說文。頤。低頤也。春秋傳曰。迎於門。頤之而已。玉篇引杜預注。亦作頤。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頤其頤。而歌合律。張湛曰。頤猶搖頭也。王念孫云。作頤者。正字。作頤者。借字。作頤者。譌字也。注內頤字同。玉篇。頤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頤。列子湯問篇。釋文並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頤頤之貌。其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為頤字之譌。玉篇。廣韻。頤字皆無欽音。集韻。頤。音切。曲頤也。或作頤。此即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頤。周

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頤。周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張晏曰。蔡澤說范雎曰。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唯有關於王。因薦曰。自代師

古曰。搯。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補注。宋祁曰。附。時也。師古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當作搯。劉良曰。拊背。猶隨後繼跡也。先謙曰。文選。炕作亢。附作拊。即拊也。遇其時。

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釣反。解在劉敬傳。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

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中國。謂京師。適

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師古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師古曰：靡，散也。音際。補注：先謙曰：文選甫作呂。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

唐虞之世，則詩矣。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文選，詐作性。善注：性，布迷切。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

於成周之世，則繆矣。補注：先謙曰：文選，繆作乖。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

而從之。補注：錢大昭曰：蕭字上南監本闕，本皆有夫字。先謙曰：官本有夫字。文選同。法言淵騫篇：夫蕭也。規，曹也。隨，墮落曰。應劭曰：為天水龍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補注：宋祁曰：蘇林：既，音邈。邈之，逝也。爾反。何承天亦云：巴蜀謂山岸傍欲墮者為既。既，聲聞數百里。又雙疇曰：案說文：巴蜀名岸，脊之傍，欲落落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引揚雄賦：嚮若氏隕。注云：承紙切。然則既當作氏。錢大昭曰：既，古作氏。說文：氏，巴蜀名山，岸脊之傍，欲落落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揚雄賦：嚮若氏隕。氏與是通。鄭康成注尚書云：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為阪曲為盤也。先謙曰：官本注龍作隴。是既當為既。各

本並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補注：朱一新曰：文選：瞻作瞻。誤。東方朔畫象贊：瞻知宏才，馬泝督誅。才博知瞻。李善注：均引此文。先謙曰：唯

讀為雖。文選作雖。顏注：誤。詳見韓信傳。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



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閻相如前折昭王也。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齋璧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說取其璧使人間曰歸趙也。史記始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迺在屈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蒯生即先生也。  
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取曰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票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止。

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作子。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損也。言曰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補注)宋祁曰舊本考無祁連下注。并司馬十六字。先謙曰顧

炎武云名字是矣。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補注)先謙曰說文氏字注引揚雄賦曰響若氏。徐鉉云解嘲之文古通謂之賦。故下文賦者云云。接

續申言之。雄曰爲賦者將曰風也。師古曰風讀曰諷。下曰諷刺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也作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閔侈鉅衍。競於使人

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爲廣大之言。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故觀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

如上大人賦欲曰風。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宋祁曰正文句末。別本有也字。今考作之字。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音匹昭反。繇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又頗似俳優。滂于髮。優孟之徒。師古曰髮孟皆滑稽。(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者字。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

正也。於是輟不復爲。師古曰輟止也。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天象也。渾音胡昆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天部二。桓譚新論曰楊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爲蓋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

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歷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王蕃渾天說曰。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裏黃也。周迴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

參摹而四分之一。蘇林曰。三拆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拆並作析。引劉敞曰。參摹者。玄首一二三也。四分者。玄首四重也。宋祁曰。參摹。蘇林音模。字林曰。摹。廣求也。七具反。注文。三析下當更有析字。

極於八十一。〔補注〕沈欽韓曰。司馬溫公說。玄云。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

次曰家。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覆之類是也。州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閉上之類是也。部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夷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易有七八

九六。謂之四象。系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案〕玄圖三方。天地人。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補注〕沈欽韓曰。玄告云。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

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案〕此天地人爲三位。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福。〔案〕此天地人三變也。說玄圖云。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

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贊。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

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補注〕沈欽韓曰。說玄云。易有六位。系有四重。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首舉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首猶卦贊猶爻。 其用

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補注〕沈欽韓曰。說玄云。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

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系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踰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句〕中初

一(句)冬至之初。踰贏二。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補注)沈欽韓曰玄數云贊贏入表贊大雪之末亦周而復始。范望曰一五七爲一表三四八爲一

表二六九爲一表且中夕各有所用故贊滿而入三表。八十一首每首有三表以三乘之故二百四十三表也。(補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秦初歷相應。

沈欽韓曰太玄歷云漢歷以八十一爲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句)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句)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三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分少(句)以三十二乘分(句)

八乘少(句)通分內子爲五百五十二又除之得二十三秒每氣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以三十二爲秒母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每贊得四十分十六秒求氣所入贊法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算外命

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補注)蘇林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儻音食列反(補注)沈欽韓曰說玄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玄天地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太玄)關之曰休咎。(補注)沈欽韓曰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芳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數云逢有上中下下

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先謙曰官本關作開引宋祁曰開越

本作 緝之曰象類。(補注)晉灼曰緝雜也師古曰緝并也音并(補注)宋祁曰緝說文方并反字林布整反縵布也沈欽韓曰玄挽曰錯緝也 播之曰人事。(補注)師古曰播布也(補注)沈欽韓曰

人事者 文之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補注)劉敞曰當作無名今越本學官本作知名 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



生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

張晏曰曼音滿漙音緩師古曰曼漙不分別貌猶言濛濛也曼音莫幹反漙音奐

故有首、衝、錯、測、攤、聲、數、文、規、圖、告、十一篇。

晉灼曰攤音離服虔曰規音規師古曰攤音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玄衝云八十一家相對若輻輪之衝也今湖書或誤作衝者非也攤今漢書及章昭晉灼音義並作攤字今字書無手傍離字今人讀漢書相承以攤字音力支反案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不作攤字然字林云攤舒也攤音刃支反太玄經曰玄者幽離萬物而不見其形宋忠曰攤者張也與晉灼同押服虔音兒晉灼曰搯擬也字林五弟反莊子曰終日握之而手不挽司馬彪曰但抱而握之手不捉也太玄經曰別一以視於左手之小指又今人不見太玄經及別錄以玄衝玄攤下有玄營玄數玄文玄規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今漢書祇有首衝錯測攤聲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問一篇故云十一該取未詳是故述之雙疇曰大玄自漢宋衷作解詁吳陸績作釋文范望作贊以至唐及國朝爲之注解及音義之類者非一家皆止有十一篇不知該所謂別錄者果何書也衝亦不聞作衝當更問知者

皆曰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

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

句其旨深妙尙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劉敞曰言此十一篇財以離散玄文未有章句也

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

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聲調於比耳。

師古曰比和也音頻二反

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闕意眇指。

師古曰眇讀曰妙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

旁薄羣生。

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

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補注宋祁曰茲年及注中茲字並當從水旁

竄費精神於此而

煩學者於彼。師古曰：置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殆，近也。放音甫，往反。楊子曰：俞，然也。音論。

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真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獨不見

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師古曰：蚪，解並在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覽冥訓：今夫赤蚪青蚪之游冀州也。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河雨，扶搖而登之，感動天地，擊震海內。必聳身於倉

梧之淵。補注：先謙曰：官本倉作蒼。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擻膠葛，騰九閼。師古曰：擻，搗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閼，九天之門。擻音載，搗

音居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擻，如溜曰。擻，著也。膠葛，大也。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紘音宏。

泰山之高不嶠嶠，則不能浮滄雲而散歎烝。師古曰：嶠，高貌也。浮滄盛也。滄雲，氣貌。歎，烝氣上出也。嶠音槩，音槩。滄音勃，滄音一孔。

反歎音許昭反。補注：王念孫曰：師古注：浮，滄盛也。滄字衍，各本並同。當刪。浮滄雲與散歎烝對文，則浮當訓為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浮作也。郭注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物。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先謙曰：官本昭作照。引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章昭曰：歎，氣之發見者也。注文許照當作許昭。

是曰宓犧氏之作易也。師古曰：宓音伏。緜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

附六爻。師古曰。因而重之。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補注〕宋祁曰。然後字下當有能字。典謨之篇。雅頌

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引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烈。業也。緝熙。光明也。〔補注〕朱一新曰。造化蓋涉下句而誤衍。蓋胥靡爲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

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目無爲作宰者也。寂寞爲尸。李奇曰。造化曰寂寞爲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淡。謂無至味也。音。徒濫反。大能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低回。紆行也。

是引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眇。讀曰妙。〔補注〕先謙曰。各本並脫師古曰三字。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旁廣也。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

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目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者。隨所趨嚮愛嗜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書讀曰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處下有也字。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

和也。師古曰。揄。引也。和。應也。揄音誦。和音胡。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蕭作簫是。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師古曰。解在司馬遷傳。〔補注〕錢大昕曰。即伯牙也。古

文伯百通用。先謙曰。狹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善塗斲者也。施。廣領大袖曰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斲。即今之仰泥也。斲。攷拭也。故謂塗者爲斲人。斲音乃高反。又音乃回反。今書本。斲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斲音許既反。〔補注〕王念孫曰。斲當作斲。說文。斲。玉篇。廣韻同。擗地。〔說文〕。塗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斲。目巾攔之。〔此即師古

孫曰。斲當作斲。說文。斲。玉篇。廣韻同。擗地。〔說文〕。塗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斲。目巾攔之。〔此即師古

孫曰。斲當作斲。說文。斲。玉篇。廣韻同。擗地。〔說文〕。塗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斲。目巾攔之。〔此即師古

孫曰。斲當作斲。說文。斲。玉篇。廣韻同。擗地。〔說文〕。塗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斲。目巾攔之。〔此即師古

孫曰。斲當作斲。說文。斲。玉篇。廣韻同。擗地。〔說文〕。塗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斲。目巾攔之。〔此即師古



所謂按拭。從巾。變聲。《變》。稽文。婚字。今本《變》譌作變。《讀若水溫羅》。《羅字注云。安羅。溫也。玉篇。奴且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埤。變。塗也。《今本變字。亦譌作變。》變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富者聖。變聲。飾。《今本變譌作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郢人。漢書音義。作變人。《今本變譌作憂。》服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變音溫羅。《今本脫羅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鏡。大謬。》章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變。從巾。變聲。非從憂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變》。稽文。婚字。故變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變字。亦從變聲。而讀若閱。是其例也。許服並讀變爲溫羅。與乃昆之音相近。章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者魂灰二部多相轉。故變字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變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變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變。少見憂。故漢書。說文。廣雅之變字。遂譌爲憂。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變字。何時又譌而爲憂。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變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變。變也。從犬。變聲。女交。切。玉篇。變與狂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變字。訓爲塗擊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羅。而訓爲塗擊。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按拭。明是變字。非憂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變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變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變。奴回。切。古之善塗擊者。下平聲六豪。變。奴刀切。說文。食獸也。或作變。一曰。變。善塗擊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憂。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變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變爲憂。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先謙曰。官本。變並作憂。

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曰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後世之有知音。《補注》。宋祁曰。注文。平公字。下當有鑄鍾字。沈欽韓曰。見呂覽。長見篇。孔子作春秋。幾

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讀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雄見諸子。各

曰其知舛馳。

師古曰舛相背。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

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

教為巧辯異辭。曰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大高反。其字從手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又注文詭異也。字下當有撓擾也。三字王念孫曰：案司馬說非也。即猶或也。或為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即字耳。即與或古同義。說見

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

〔補注〕錢大昭曰：記

當作訖先謙曰：官本作訖。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

師古曰頗音普我反。

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曰為十三卷。

師古曰譏與撰

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譏專教也。音論惟禮記音撰字書並音詮。

象論語號曰法言。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佚文篇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

法言文多不著。

獨著其目。

師古曰：雄目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

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顛與專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及埤蒼倥音曰弄反。侗音勅動反。

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

師古曰：訓告也。 譏學行第一。

〔補注〕宋祁曰：周馬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曰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補注〕宋祁曰：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火乞反。

終後誕章乖離，諸子

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補注劉敞曰誕大也章法也言王道息而諸子起也宋 耶曰法言微作微矣祕注云圖謀也微美也辯其異端而謀其微美錢大昭曰終南監本闕本作然先謙曰官本作然

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成。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課修身第三。補注宋祁曰法言億作意溫公云成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天下動而不

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必本諸身也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補注宋祁曰宋咸天作大蘇與曰天道謂天與道也篇中有問天問道二段語宋作大非李注以天道連屬為義亦失之在昔聖考謂諸古聖可考見也篇中云惟聖人可以開明又云

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皆其義今本法言在昔作昔在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誅也言不可作姦誅於聖道 課問道第四

神心芻悅經緯萬方。師古曰芻讀與忽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芻作芻下同引蕭該音義曰悅音況韋昭照放反該案今音況為是蘇與云法言作忽悅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課問神

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曰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補注蘇與曰說文遜通也通亦遜也避彼不虞保全天命所謂明哲保身也篇中

聞命云。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尤。命乎。命乎。又云。或問活身曰。明哲。其誼也。李注未晰。

譌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

師古曰。假。至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充音。遐。假即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沈欽韓曰。師古說

非也。下云。絕于邇言。以邇對遐。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

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

譌寡見第七。

聖人愍明淵懿。

補注。先謙曰。官本。息作聰。

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

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補注。宋祁曰。法言作範。

譌五百

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在第八下。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

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哲。知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

王念孫曰。顏說知讀如字。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譌先知第九。

補注。宋祁曰。先景本作光。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壹槩諸聖。

師古曰。目。聖人大道槩平。槩。音工代反。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以字上有一字。監本

無。又平字下。當有之字。蘇輿曰。太史公孔子世家贊云。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雄語所本。

譌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補注〕宋祁曰：李軌、德顏、閔。〔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德下有行字，先謙曰：官本有行字。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

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譔淵騫第十一。〔補注〕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騫自

臣，以淵騫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也。未知其據焉。蘇輿曰：今仿宋槧刻李注本，與漢書同疑，是後人所改。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狎。〔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檢押當作檢押。

### 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驢心。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自得然者，自得四方之外驢心。 譔孝至

### 第十三。

贊曰。〔補注〕錢大昕曰：予謂自雄之自序云爾以下至篇終，皆傳文，非贊也。司馬遷傳亦稱遷之自序云爾，然後別述遷事，以終其篇，與此正同。遷有贊而雄無贊者，篇終載桓譚及諸儒之言褒貶已見，不必別爲贊也。此贊曰二字，後人妄增，非班史本文。

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日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補注〕宋祁曰：至字可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奇其文雅。召目爲門下史。

〔補注〕錢大昕曰：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年始四十有一。而王音之薨乃在永始二年正月，使果爲音所薦，則避京師之年尙未盈四十也。

薦雄待詔，歲

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

〔補注〕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先謙曰：辯詳下文。 與

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

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候。

〔補注〕宋祁曰：雄字上當有唯字。

目者老久次，

轉爲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

師古曰：恬安也。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補注〕宋祁曰：求字當作窮。

目爲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載訓纂而不及方，言應劭序風俗通始言之。常璩志不言四賦。

而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應劭云：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亦以比爾雅，則班序脫之耳。盧文弨云：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

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晉灼曰：九州之箴也。 賦莫

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用心於內，不求

於外，於時人皆名之。

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輕下當有之字。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

師古曰：遂音于旬反。

而桓譚目爲絕倫。

師古曰：無比類。



利然明者。又如玄何。師古曰：言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部作甗。雄笑而不應。〔補注〕沈欽韓曰：答劉歆書云：張伯

尚不可見。無奈之何。松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章樵注：般，樂也。〕論衡齊世篇：楊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故賤其言也。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補注〕何焯曰：自莽居攝至此，凡十三年。周壽昌曰：據此書，雄卒於莽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即位，甫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

十餘，自蜀游京師，為王音門下史，語不合。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本書五行志〕吳王濞封有

四郡，顧炎武校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為四國也。自三誤作三，後人遂謂班史七

十一歲卒，為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焦叻則謂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與所謂七十一歲者抵牾。何焯則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為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

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薦為待詔，甘泉賦為四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侯芭為起墳。〔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楊子雲作太元，侯舖子隨而宣之。舖子蓋芭字也。文選注五十九七略曰：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

長安志：楊雄家牒曰：詔陪葬安陵阪上。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補注〕蘇輿曰：顧猶但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目為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

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補注：何焯曰：李光地云：至韓文公、司馬溫公、曾王諸公之論出，而譚之言果驗矣。推重始於張平子。諸

儒或譏曰：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胤嗣也。補注：劉敞曰：絕，讀如春秋貶絕之絕。

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

(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王教

之典籍先聖所引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

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補注)宋祁曰注文積替字下疑有也字

曰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

見論語

於是應聘諸侯曰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補注)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先謙曰孔子周流欲明禮義於天下顏說是也劉所見殊陋

西入周

南至楚畏匡厄陳

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曰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音干

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師古曰美舜樂之善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究觀

古今之篤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也。師古曰纘纘者高貌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目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補注)

劉放曰世改代先謙曰代之爲世後人於是敍書則斷堯典。師古曰謂尙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韶舜樂也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回作淵。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爲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

繩之。呂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師古曰編所目聯次簡也言愛

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爲之三絕也。皆因近聖之事。呂音以(補注)先謙曰二字淺人妄增官本無。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

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弟子字下疑有達字。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



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顓孫，名師。〔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於上有子路居衛，班以其先孔子死，削之。先謙曰：仲尼弟子傳，子張陳人。索隱引鄭玄目錄，陽城人。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澹明。澹音徒甘反。〔補注〕先謙曰：弟子傳稱其南游至江。

曰：子羽姓澹臺，名澹明。澹音徒甘反。〔補注〕先謙曰：弟子傳稱其南游至江。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補注〕先謙曰：弟子傳索隱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正義，今汾州。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姓，

端木名賜。〔補注〕宋祁曰：貢，蕭該本作贛，淳化本景本作子貢，刊誤改作贛。又云：子貢當爲子夏，錢大昕曰：說文：贛，賜也。從貝，聲。貢，獻功也。從貝，工聲。二字音同義異。古人字與名相應。端木子名賜，則非貢獻之貢明矣。蕭該本最爲近古。禮樂記亦作子贛。先謙曰：弟子傳，常相魯衛家。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師古曰：子方曰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釐音

離。〔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重言篇注：田子方學於子貢，尊師篇：段干木，晉國之大隍也。學於子夏。史記：吳起嘗學於曾子，其年不相當。經典序錄：吳起受左氏傳於曾申，非曾子。呂覽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與墨翟書合。〔尊師篇注〕：禽滑釐，墨子弟子。列子湯問：楊

朱篇：莊子天下篇，並同。未可援墨入儒也。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

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

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怒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曰爲秦阮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

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迺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日

土皆壓，終迺無聲。此則閔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補注〕周壽昌曰：經術之士稱術士，猶別傳中有道之人稱道人也。六

學從此缺矣。〔補注〕周壽昌曰。學史記作藝。本書述武紀敘云。靈章六學。統壹聖真。述藝文志敘云。六學既登。遭世罔宏。述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

禮器而歸之。〔補注〕錢大昭曰。而歸南監本闕。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鮪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鮪而字甲也。〔補本並作往歸。先謙曰。官本作往。〕

〔注〕先謙曰。錢東垣云。自陳涉之王也。至發憤於陳王。大約皆本於鹽鐵論之褒賢篇。孔子世家云。慎年五十七。生鮪。為陳王涉博士。孔叢答問篇。子魚名鮪。甲。陳人或謂之子鮪。或稱孔甲。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陳勝起兵於陳。陳餘以鮪賢。說陳王往聘之。陳王乃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張耳亦謂子魚。宜速來以佐王業。子魚遂往。至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與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為博士。為太傅。凡仕六旬。老於陳。又載其將沒戒弟子語。據此。孔叢謬也。陳涉起匹夫

毆適戍。自立號。師古曰。毆與驅同。遂音曰。論。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呂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補注〕先謙曰。史記遺上有之字。學作禮樂。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然尚有干戈。平定四

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

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

曰言少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文學之士。

師古曰具官。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姓名公生者謂備員而已。

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章昭曰培公之名也。八字。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補注先謙曰。案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其字。言春

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

者。百數。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百人。而公孫弘。自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為學官。悼

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目下皆弘奏請之辭。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悼字。刊誤據史記作悼。據南本作以道。先謙曰。官本曰作白。制曰。蓋聞導民百禮。

風之旨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

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補注宋祁曰。延字。刊誤據史館本添入。齊召南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而師古因曲為之說耳。沈欽韓曰。方。旁古今字。廣雅。旁。廣也。於義亦通。其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百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百

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目上弘所引詔文（補注）先謙曰：予與同。史記作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孔臧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兩都賦李注引孔臧集曰：臧仲

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元朔二年載此條。曰：聞三

並云臧辭御史大夫，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教也。言可效道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殷曰庠，周曰序，與孟子同。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

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呂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改厲賢作屬賢。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

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

博士弟子。（補注）周壽昌曰：漢官儀舉博士狀，有身無金瘡痼疾一條，藝文類聚御覽職官部引同。郡國縣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是也。此文有脫誤耳。縣有蠻夷曰道，列侯公主所食曰邑，謂屬於郡或國之縣

及道與邑也。漢時稱朝廷曰縣。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丞、上屬

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補注）劉敞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何焯曰：史記聞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為句。王鳴盛曰：案當作上所屬二



千石先謙曰史記亦作屬所二千石王說非自二千石下言之  
則曰所屬自令相長丞上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  
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  
〔補注〕先謙曰史記當作當

宜依此訂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曰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曰爲郎中太常籍

奏師古曰爲名籍而奏〔補注〕宋祁曰注文爲字下即有秀才異等輒曰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

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而請諸不稱

所云當是兼坐舉主也通考四十四云諸不稱者謂太常之謬選博士之失教及郡國之濫以充賦也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  
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則其罰可知先謙曰官本注無相字此文依史記義自貫串疑本書傳寫脫誤非班氏改史記也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班行也〔補注〕先謙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文

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曰明布諭下〔補注〕先謙曰明通宣

能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自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目遷留滯之人曰治禮掌故曰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補注〕劉敞曰下以字衍言治禮掌故其遷常留滯故請特選用以勸之先謙

曰上以字衍刪下目字則義不可通史記亦止有下以字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曰上及吏百石通一藝曰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

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

(補注)先謙曰以上言不足擇掌故。曰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曹作禮引宋祁曰注文禮史姚本作曹史先謙案史記不足上有

若字下有乃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曰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補注)劉敞曰尋此文意本緣小吏弗能字文義尤晰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究宜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

為官選留滯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官而選常留滯今選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蕪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言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又百石通一蕪皆補為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用者為其曉事優之也比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言故文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多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以與已同言自比二百

石至比百石為卒史者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掾有屬卒史選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備員者總言此二者皆備員也。錢大昕曰師古說非也。平津本意以詔書爾雅深厚非俗吏所解故選文學掌故補卒史所謂以儒術緣飾

吏事也。安得云不藉其實用乎。備員蓋蒙上不足之文謂如有不足當以文學掌故充之。毋使缺額耳。中二千石屬即謂內史大行卒史郡屬即謂郡卒史劉謂卒史選為屬亦非是。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目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

舉令。(補注)沈欽韓曰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制曰可自此召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

索隱功令即今學令也並如舊律令。音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補注)沈欽韓曰并增博士秩六百石(續志本四百石)員十二人元帝好儒

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謂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數年。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補注〕沈欽韓曰。此鄉學教官。

始。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

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曰爲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

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提行。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

盟。字子木。秦隱。商姓。瞿名。廣韻。商字下注。云。姓。家語。有商盟。未有以商瞿爲複姓者。曰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補注〕宋祁曰。肅該案。史記橋音嬌。子庸授江東馯

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補注〕先謙曰。弟子傳作。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傳江東人嬌子庸疵。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

何子裝。〔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祇云商盟傳易。六世至田何。未嘗詳六世姓字也。自橋庇子庸。至孫虞子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子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先謙曰。弟子傳作庇。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傳齊

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字。漢興。田何曰齊田。徙杜陵。號杜

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曰舊齊田氏。見徒也。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

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倫、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補注〕王文彬曰：字字當行通傳前後附入者字綴

名下皆不以字字表之，此不得獨異。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史儒林傳云：元光中，徵官至中大夫，弟子傳云：元朔中，為中大夫，則太字當衍。齊即墨成，至

觀顏注於子庸下，標它皆類此可知。

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補注〕周壽昌曰：霸與譏封禪，見郊祀志。以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

〔補注〕錢大昭曰：廣韻：衡，姓，風俗通云：阿衡，伊尹之後，又云：衡魯公字後乃氏焉，隸釋有衛尉衡方。臨淄主父偃，皆曰易至大官。〔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大官作二千石。要言易者本之田

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補注〕錢大昭曰：一王二字，誤闕。本作也初，先謙曰：官本作也初。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

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曰：東矣。師古曰：先丁寬行其法術以去。〔補注〕宋祁曰：易以東矣，或無以字注，文法字當刪。

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補注〕周壽昌曰：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轉相師授也。藝文志：易傳周氏二篇。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

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故，詰字同。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



碭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宥。補注。周壽昌曰。梁國未爲郡。顏註誤。傳稱同郡者。以未便云同國故。變文書之。越絕書云。吳西城屬小城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逸事也。先謙曰。官本碭並作碭。王孫授施

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

終也。曰卒。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

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非即從師學。

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曰藏祕書也。讎授張

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無崇名。據張禹傳。崇任少府也。

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補注。宋祁曰。蕭該案。漢書衆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

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樛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忽聞爲屯。驚怪者多。屯毛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在風俗通而不信。錢大昭曰。據此。則顏注非矣。顏采集注漢書

家。獨未見蕭該音義。故有此失。沈欽韓曰：廣韻：屯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隋地理志：館陶縣舊置毛州。乃屯氏河誤爲毛。因置州。與此同誤。先謙曰：莫如又見杜欽、李尋傳。

琅邪邴丹曼容

(補注)宋祁曰：此下更有曼容二字。著

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

師古曰：時人曰卿呼之若言公矣。

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

春秋。皆出孟卿。孟卿曰：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

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鄒獨傳喜。諸儒曰：此耀之。

師古曰：用爲光榮也。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

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

分別也。證明明其僞也。(補注)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禮司徒注。同師爲朋。是同門者同師之謂。

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

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曰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蓂茲也。

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曰蒙大難。

文王目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目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安爲說耳。蓂茲。言其根蓂方滋茂也。蓂音該。又音皆。(補注)沈欽韓曰：此說在當時爲怪。班意亦以爲非。案易釋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

今易箕子作蓂。滋。鄒湛云：訓箕爲蓂。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然則荀氏易。仍同趙賓也。此爲明夷六五爻辭。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時箕子未蒙其難。何得如馬融云：紂奴之乎。(見周易集解)史記律書：亥者蓂也。子者滋也。明夷本九月卦。侯在

九月五出成既濟。既濟侯在十月。京房易傳。明夷積陰盪陽。變陽入純陰。故趙賓云。陰陽氣窮。未有萌兆。太玄晦上九。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待困剝已極。則陰氣方消。陽賦於靈。始有成形耳。淮南時則訓。鑿其燧火。高誘注。其讀該備之該。箕其同有莪音久矣。

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

說。喜因不肯伺。

師古曰。伺亦名也。伺音刃。補注。錢大昕曰。伺。古認字。說文無認。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認而有之。皆惑也。唐盧重元本作伺。淮南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伺也。伺人之事者。敗今俗通作認。

曰此不見信。

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

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

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

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儒

效篇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

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

師古曰。兄讀曰況。

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

學。

補注。錢大昕曰。當云孟家有自翟之學。文有脫誤。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目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

師古曰。自別一

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同名姓者多。不必是書字誤也。

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

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都司空令宗正屬官。

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

師古曰。為

請侍中說經為教授

召賀賀入說上善之

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

召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

師古曰行謂天子出

先毆旄頭劍挺

墮墜首垂泥中

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墮古地字補注宋祁曰垂字當作甬字先謙曰宋說是也泥中可言甬不可言垂說詳劉向傳

刃鄉乘輿車

師古曰鄉讀曰嚮

馬驚於是

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

也補注周壽昌曰顏注是也然此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縱傳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修成太后女其子中太后外孫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與此文法微同

宣子章為公車丞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

車司馬丞

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

師古曰郎皆皂衣故章玄服目閒也補注沈欽韓曰祭服皆杓玄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

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召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

精孰

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七十七漢石渠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何也戴聖聞人通漢章元成各云云此即問諸儒於石渠事杜氏注云臨失其姓未之考耳

專行京房法琅邪

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



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

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補注劉奉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爲授後人誤改

之代充宗者召信臣亦非臨也沈欽韓曰上不敘充宗易所始而下云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授易者梁丘臨不可言充宗陸德明序錄云臨傳少府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等以朱雲傳證之陸序是也先謙曰藝文志有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沛鄧彭祖子夏齊衡成長賓

補注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詩傳漢有衡成講學祭酒

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

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補注先謙曰互見房傳

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曰爲延壽易即孟氏學

翟牧曰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曰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

同

補注先謙曰上文云楊何字叔元藝文志班自注同此脫元字

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師古曰黨讀曰黨補注先謙曰惠棟云案文義當以黨字屬上句異黨猶言異類也錢

大昭云荀紀以黨字絕句

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曰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及經典

釋文作段嘉殷字誤

河東姚平

補注先謙曰平見房傳

河南乘弘

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補注劉敞曰今有乘姓音如乘黎之乘錢大昭曰案廣韻十六蒸音乘又姓四十七證不言姓

皆爲郎博士

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召象象系辭十篇

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王璜溝洫志作王橫案後書亦作橫。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補注周壽昌曰言其學所從出。傳至

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呂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

本傳作翟義義誼古字通用蔡義亦或作蔡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

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曰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漢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

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肅安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

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誨。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補注)劉台拱曰。伏女傳言。所謂受讀也。漢初音讀訓詁。學者以口相傳。周田觀文王之德。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其一事也。鄭賈受周禮讀。馬融受漢書讀。東京猶然。馬鄭後就經爲注。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口說絕矣。

得二十九篇。(補注)先謙曰。此藝文志所云經二十九卷也。今文本有太誓。董仲舒司馬相如所引是也。馬鄭諸人以爲民間後得。太誓者非。即曰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

能言尚書。(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但云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順也。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曰教。伏生教

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曰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

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補注)先謙曰。閻若璩云。史記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別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於三人。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爲贊。甚失遷意。兒寬事歐

陽生。又事孔安國。則安國先通今文明矣。古文不列學官。若安國不通今文。無由爲博士教授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補注)何焯曰。倪寬受今文於安國。其古文之學。自授都尉朝也。先謙曰。案官本。倪作兒。至御史

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補注)宋祁曰。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目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後字當作雋。

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

師古曰名

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曰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

補注先謙曰

百官表在永光元年。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曰廉絜著，可曰自成。及地餘死，少

府官屬共送數百萬。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

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補注沈欽韓曰：後書儒林傳歐陽欽光武時為大司徒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補注先謙曰：尊為少府，不見公卿表，蓋長信少府。授平陵平

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

國襲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

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補注〕朱一新曰史失其名蓋嘗爲都尉之官後書注云都尉名始誤也百官表郡尉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曰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勝〔補注〕先謙曰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補注〕朱一新曰簡兩夏侯傳作簡簡從艸監本正作簡案古人從竹從艸多通用急就章凡從竹之字多從艸詩鄭風乘簡釋文云本

作簡周壽昌曰明凌氏本作簡作簡者誤也史記淮南王傳中尉簡忌索隱簡姓也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簡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補注〕周壽昌曰勝傳作從父子建案勝稱大夏侯建稱小夏

侯疑建爲勝從子此傳是也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補注〕錢大昭曰建當作遷勝本傳云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劉向傳同若建官至太子少

傅非太子太傅也且建事附勝傳不得云自有傳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譯官令屬大鴻臚論於石渠經爲最

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呂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尙書事爲

石顯等所譖〔補注〕宋祁曰越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補注〕宋祁曰

舊本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成君傳子光〔補注〕宋祁曰光亦事牟卿至丞

作卿

字下更有光字

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

〔補注〕錢大昕曰。以公卿表考之。永始三年。詹事許商爲少府。綏和元年。又由

侍中光祿大夫爲大司農。其年。又遷光祿勳。當云三至九卿也。又據溝洫志。商嘗爲博士。將作大匠。河隄都尉。皆在未爲詹事以前。朱一新曰。王應麟藝文志考證引此作五行論。蓋以歷字屬下。讀藝文志有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算術二十六卷。

號其門

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快欽幼卿爲文學。

師古曰。依孔子目弟子顏

回目下爲四科也。快音桂。〔補注〕宋祁曰。快字詒。今吳姓也。章昭音翁。決反。非。錢大昕曰。班史書人名字。例至精密。它傳已見字者。不更書唐林字子高。已見鮑宣傳。而又書者。因三人而類及之也。朱一新曰。快欽。上書請減師丹罪。見丹傳。

王莽時。

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

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補注〕宋祁曰。越本作所誅也。先謙曰。詳莽及云。敵傳。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師古曰。拊音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章昭音拊。又音甫。尤反。九字。

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補注〕朱一新曰。山拊爲

少府亦不見百官表。

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

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學部桓譚新論曰。秦廷君說曰。若稽古至

二萬言。文心雕龍論說篇。  
秦廷君注堯典十餘萬字。

為城陽內史。倉君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

儁材。

〔補注〕先謙曰。官本儁作雋。

君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

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

葬。呂變禮。而當天心。

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迺雷雨。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迺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尙書大傳。而與古文尙書不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國下有人字。與上無而字。

公

叔文子卒。衛侯加呂美諡。著為後法。

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

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真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補注〕先謙曰。官本公叔發作公孫發。

近事大司空朱邑。

〔補注〕劉敞曰。空當為農。

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

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師古曰。贊佐也。

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

師古曰。論語云。

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

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

師古曰。嚴與嚴同。眇讀曰妙。〔補注〕錢大昭曰。嚴與嚴通。曲禮嚴若思。釋文云。嚴本又作嚴。無逸。嚴恭。寅畏。馬融本作嚴。

入則

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

師古曰。鄉讀曰嚮。閔。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

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

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既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補注〕朱一新曰：顏注蓋取毛詩鄭義。

司徒有家臣。補注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舉行墳爲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補注〕王文彬曰：案家臣以治喪葬具也。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悼痛。師古曰：卒讀曰猝。臣愚曰：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令善也。曰：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

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

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補注〕宋祁曰：淳化本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誤謂當去無故二字，添一賓字。先謙曰：趙玄見朱博傳。

孔氏有古文尙書。〔補注〕先謙曰：詳藝文志。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引起其家。〔補注〕何焯曰：起其家，似謂別起家法。司馬逸

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補注〕周壽昌曰：疑都尉官

名亡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不少。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

膠東庸生。〔補注〕周壽昌曰：後書作朝授。膠東庸譚是譚爲庸生名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補注〕先謙曰：常見翟方進傳。曰：明穀梁春秋爲博



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統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周壽昌曰。案釋文。本王璜上有琅邪二字。平陵塗暉子。

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補注〕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先謙曰。据宋說。所見本作論。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

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曰爲數十。〔補注〕王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

上文曰。伏至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又采左氏傳書。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補注〕沈欽韓曰。書正義。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

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補注〕周壽昌曰。言求能爲古文者。霸曰

能爲百兩。微。曰。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補注〕沈欽韓曰。論衡佚文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微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東萊之誤〕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兩序。以左氏訓詁造

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下霸於吏。吏當器辜。〔未詳〕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補注〕周壽昌曰。並

反在水。始三年。

申公魯人也。〔補注〕周壽昌曰：申公名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召弟子

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

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

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孫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

見。獨王命召之，迺往。〔補注〕先謙曰：徐廣注：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千餘人，史記作百餘人，下文言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大夫郎掌故

以百數，則此文作千餘人是也。又案申公為魯詩之師，又為穀梁春秋之師，故下文言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也。申公獨曰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

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累遷

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

迺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曰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補注〕宋祁曰：景祐本改駕作加，今兩存。弟子二人乘軺傳

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願念也。

力行爲勉力爲行也。補注王念孫曰。不至一作不在。景祐本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並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此。並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先謙曰。官本至作在。注勉上爲作謂。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曰爲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縮臧

之過。曰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

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殤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性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百數。申公卒。曰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補注朱一新曰。地

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

徒

曰大江公即瑕丘公也。呂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據晉注。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即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即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又

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呂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呂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

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補注〕沈欽韓曰。執金吾丞武榮碑。治魯詩韋君章句。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後書光武紀。龐萌。蘇茂圍桃城。注。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又劉永傳。龐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注。桃鄉故城在今兗州襲

郟縣西北。此即東平之新桃也。沈欽韓曰。紀要。桃城在東平州東阿縣西南四十里。周壽昌曰。王子侯表。桃鄉頃侯宣。東平思王子。則新桃即桃鄉。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呂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呂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

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呂亡諫書。式對曰。臣呂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

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呂三百五篇諫。是呂亡諫

書。使者呂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



來事式。

補注周壽昌曰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穎川人元成間為博士褚顛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案宣帝末距元成間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徵有

耳。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

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略任更潤色

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

子選詣博士掘衣登堂頌禮甚嚴。

師古曰掘衣謂目手內舉之令離地也掘音口候反頌讀曰容

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

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蓋者發語之辭補注劉敞曰予案荀卿書區蓋之間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丘區聲相變始謂此耳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平區

蓋之間楊倞注區臧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區與丘聲相近義亦同洪頤煊曰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書云恐猶未信丘言廣雅丘空也是丘言為空言法言問神篇酒誥之說俄空焉蓋者發語詞空蓋不言即

闕疑之意

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嫁反

式徵來衣博士衣

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

師古曰勞

音來

到反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

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

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歌驪駒。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文穎曰庸用也主人

禮未畢且無用歸也。〔補注〕劉敞曰：尋文行一客字，驪駒者，客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

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曰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

此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補注〕王念孫曰：戴先生云：當作何狗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言。注非。朱一新曰：若僅刺譏，式何至

引為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出一義，與上文不相應，仍當以顏注為長。式恥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邊作邊，引宋祁曰：邊古作賜，服虔音湯，湯去豆皮之

湯，肅該音勅石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不欲來。〔師古曰〕諸王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

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

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畱許晏為博士。〔補注〕宋祁曰：尉字下當有授字。由是張家

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呂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補注〕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周壽昌曰：上稱轅固生，生即先生也。呂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

受命，迺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殺作弑。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

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有當有言字。錢大昭曰：而何南監本闕本而並作爲朱一新

曰：案注則爲字是也。此作而蓋涉下。黃生曰：冠雖敵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補注〕先非殺而何句誤。先謙曰：官本作爲何。〔謙曰：官本考證云：案貫字史記作關。

錢大昭云：關貫古字通。鄉射禮云：不貫不釋。鄭注：古文貫作關。沈欽韓云：御覽六百九十七引六韜作崇侯虎語，韓非外儲說以爲費仲語。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扶間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曰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

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

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憲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曰爲喻也。〔補注〕遂罷。〔補注〕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先謙曰：

史記下云：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寶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儻隸之屬。〔補注〕宋祁曰：越本耳作矣。先謙曰：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

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云：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曰：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也。〔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獄，司空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風俗通曰：詩云：宜矜宜

賦，矜，司空也。漢以司空主罪人，故賈誼亦云：輸諸司空。迺使固入圈擊斃。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利兵，兵刃之利者。

刺薨。

〔補注〕王念孫曰：上已言假固利兵，則毋庸更言固。下同。當依史記作下固。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正中其心，薨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言復。後上言

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

〔補注〕先謙曰：徐廣注，哀王嘉。

疾免。武帝初即位，復言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

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

師古曰：言深憚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事作視。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言無曲學。」言阿世，

諸齊言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齊下有人字。

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宣帝本始二年。

授

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

〔補注〕王先謙曰：蕭望之傳，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是白奇亦從事后蒼而傳不載。

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

〔補注〕錢大昭曰：後書伏湛傳注，伏理字君旂。

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

〔補注〕周壽昌曰：王嘉傳，薦儒者滿昌，王莽傳，穎川滿昌為講詩，即此人。

東觀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穎川滿昌，作滿不作滿。廣韻，滿字下引風俗通，漢有詹事滿昌。

理高密太傅。

〔補注〕朱一新曰：後書理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注云：為高密王寬傳也。

家世傳業，丹大司空，

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補注〕先謙曰：徐廣注，憲王舜。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

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人，推易意

而爲之傳。趙燕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

明。師古曰：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微，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

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

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傳引韓氏易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補注〕王先慎曰：紀、表傳並作義，誼義字通用。誼授同郡食子公。〔補注〕宋祁曰：蕭該

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沈欽韓曰：公子食我，見韓非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爲氏，蕭該誤也。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補注〕先謙曰：官本邑，下多王字。

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補注〕王先慎曰：經典釋文敘錄引髮福作段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補注〕錢大昭曰：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補注〕先謙曰：阿武，涿郡縣，今河閒府獻縣西北。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

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補注〕先謙曰：史記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秦焚書，散亡至多。於今獨有士禮，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是其字。而魯徐生善爲

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姚本刪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揖讓二字。沈欽韓曰：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爲容者所誦習也。禮玉藻：少儀亦有說，容知其有名家也。孝文時，徐生召頌爲禮官大夫。〔補注〕沈欽韓曰：博士大夫皆禮官。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

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召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

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補注〕錢大昭曰：栢當作桓。沈欽韓曰：劉歆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也。先謙曰：官本栢作桓。而瑕丘蕭奮，召禮至淮陽

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補注〕錢大昭曰：栢當作桓。沈欽韓曰：劉歆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也。先謙曰：官本栢作桓。而瑕丘蕭奮，召禮至淮陽

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呂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呂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央宮。補注。先謙曰。七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藝文志晉灼注。引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注。天子射宮也。俞樾云。曲臺有二。鄒陽上吳王書。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注。秦皇帝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曲臺也。翼奉傳。孝文皇帝時。未央獨有前殿。曲臺宣室。溫室。承明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黃圖所謂未央宮東有曲臺殿。長門賦所謂覽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枚乘上吳王書。游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卽此也。使卽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后蒼爲記。亦必在此。蓋卽秦之故宮而習射。故以爲天子射宮也。先謙案。俞說甚數。顏謂著記之曲臺。在未央宮。疑非。

授沛聞人通漢子方。

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

梁戴

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至

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補注。何焯曰。此所傳戴氏禮。皆謂儀禮十七篇。

通漢呂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

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

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補注。宋祁曰。景本作楊子榮。新本作楊榮。注同。

仁爲大鴻臚。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平帝元始二年。

家世傳業。榮琅

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

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

川段仲。溫呂步舒。

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補注。宋祁曰。遂之者。當刪之字。劉敞曰。遂之者。之字衍。齊召南曰。案史記作仲舒弟子通者。又東平嬴公史記無。廣川段仲。史記作段忠。先謙曰。徐廣注。段一作段。則段字是。

大至

梁相。步舒丞相長史。

補注。周壽昌曰。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

唯嬴公守學。不失

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

補注。朱一新曰。後書云。授東海孟卿。孟卿。魯人。眭孟。

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

補注。周壽昌曰。即酷吏嚴延年之次弟。萬石嚴樞之子也。

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

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為之章句。而志不錄馮君名。



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補注〕宋祁曰或無東字。呂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

曰：天時不勝人事。君曰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呂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

府。師古曰：中讀爲仲。〔補注〕先謙曰：中爲少府。百官表不載。蓋它宮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

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補注〕周壽昌曰：江賊卽尹賞傳所云。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荊州與江夏接壤也。

顏安樂。字公孫。〔補注〕宋祁曰一作翁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補注〕宋祁曰一作積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

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誤作陰豐。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

任之學。始貢禹事臧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卿。〔補注〕先謙曰：官本疎作疏。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

琅邪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卻作草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甝。

爲西河太守。今堯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補注。周壽昌曰。後漢有堂谿典。嘉平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蓋世儒族。

也。師古曰。冥音莫零反。補注。宋祁曰。蕭該案。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劉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侯國。嬖姓。禹後。見史記。

惠授泰山冥都。

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史。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

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建平元年。左咸爲大司農。三年。爲左馮翊。元壽二年。復由復土將軍爲大鴻臚。元始五年。又爲大鴻臚。蓋四至九卿。徒衆尤盛。官至

大司徒。自有傳。補注。劉攽曰。官改作宮。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補注。沈欽韓曰。傳不言申公穀梁所授。案穀梁序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荀卿傳浮丘伯。浮丘伯

傳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師古曰。屬音之。欲反。鳴古

訥。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比。音類。兼反。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集。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

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補注〕錢大昭曰。皓星。姓也。亦作浩星。趙充國傳有浩星賜。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

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

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日問丞相韋賢。長

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

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

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召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選郎十人從受。

汝南尹更始翁君。〔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孔氏疏云。徐繩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

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

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宮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引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

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

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補注。王先慎曰。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彥。先謙曰。注外官本作謂是。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引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

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章。予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穀梁春秋有尹

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錢大昭曰。廣韻十七頁有複姓申章昌。補注。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

見表。長樂者。太后宮也。太后宮不置光祿勳。蓋統於長樂衛尉矣。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引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

司農。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不載。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引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



粟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將秩比于石。

時光

祿勳王龔。呂外屬。內卿。

如淳曰。邳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

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

哀帝納之。呂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呂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

〔補注〕先謙曰。論衡按書篇。魯共王壞孔子授教堂以爲室。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案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蒼誼實左氏始師。非綠壁中所得。或壁中者與見行本同。

京兆尹張敞。

〔補注〕先謙曰。經典序錄。貫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此不言敞受自貫。

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

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

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

授清河張禹長子。

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

禹與蕭

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呂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

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

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

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百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滯盛支葉蕃滋

師古曰滯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曰益勸初書唯有

歐陽禮后易楊〔補注〕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梁丘不言楊何所終三家之易不出於楊易楊為易田之訛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春秋公羊而已至

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

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補注〕朱一新曰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又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孝文時天下業書往往頗出皆諸

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則趙氏之言審矣本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所曰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呂寬厚清靜為天下帥

師古曰帥遵也〔補注〕齊召南

曰案帥是率先之意顏注非

民作畫一之歌

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

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

〔補注〕先謙曰吳公見賈

誼傳公卿表

皆謹身帥先居呂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

師古曰攘卻也

民用彫敝姦

軌不禁

師古曰不可禁

時少能呂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且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

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

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在上句下。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

師古曰：仄，古側字。仄陋，言非正統而

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次下類此。

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

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已下。〔補注〕宋祁曰：已字當作以。先謙曰：以已字同。

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曰質其言。

師古曰：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曰然。常稱曰：庶民所曰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

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

曰為太守、吏民之本也。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字。姚本刪。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曰璽

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曰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

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



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弘自有傳。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

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

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慙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並與此廩廩同義。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

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廬州人物云：文翁名黨，字仲翁，廣博物志：廬江七賢傳：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

安授通春秋，召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

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文翁為蜀守，穿瀘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

有蠻夷風。

師古曰：辟，讀曰僻。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

補注：沈欽韓曰：常璩蜀志：文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

東詣博士受七經，還，叔為博士。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

親自飭厲。

師古曰：飭，與敕同。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

刀布蜀物，齎計吏，召遺博士。

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曰金鑲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鑲其拊，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也。師古曰：少府，郡掌

財物之府，曰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環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賈目為貨，無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煩而不當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據史館本，改作細密者也。沈欽韓曰：如晉舉金馬書刀，當時所尚也。御覽三百四十四

六金馬書刀銘曰巧冶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縷兼勒工名此正博士所需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曰為右職師古曰郡

耳豈謂凡斷斬之刀以遺博士哉布者楊雄蜀都賦曰洞中黃潤一端數金師古曰學官  
中高用次察舉補注先謙曰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招下縣子弟曰為

職也用次猶以次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高者曰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儻

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曰視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飭使傳

教令出入閭閻師古曰閭閻內中小門也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

富人至出錢曰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補注齊召南曰案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

翁所拔以為蜀人師者其語與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然則相如即文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

其教相如為之師者正合但此傳及相如傳並無明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

石室講堂也江水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守更增二石室顏有意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講堂石室一名玉

堂安帝初閭烈火為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更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沈欽韓曰。隸釋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記云。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  
畔宮。立堂布觀。至於甲午。故府梓潼文君。文參。增造吏守二百餘間。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

(補注)周壽昌曰。成為國相。在膠東頃王二十三年間。

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

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音耶。到反。來音耶。代反。

流民自

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贖反。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等。

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

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曰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曰蒙顯賞。

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補注)劉放曰。長吏守丞。吏當作史。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於令丞尉

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爾。下言長史守丞。同何焯曰。宣帝褒成。即燕昭事隗之意。史並書此語。以望元始以後。上下相蒙之弊。黃霸篇詳著張敞奏。無非此指。務在可相濟足。為後法也。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曰豪桀役使徒雲陵。

師古曰。身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

霸少學律令。喜為吏。

師古曰。喜謂愛好也。

武帝末。曰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曰官。補注。宋祁曰。姚本正文。刪以字。沈欽韓曰。食貨志。令民得買爵。置賞官名曰武功。

爵則霜由武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坐同產有罪効免宋祁曰景本無罪字後復入穀沈黎郡補注先謙曰據武紀西南夷傳元鼎六年定荏都為沈黎郡後書西南夷傳天漢

四年併蜀郡為西部此為郡時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它郡人而馮翊曰霸入財為官不署或以振救荒貧例得入穀補官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書正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曰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

廉見察而遷補補注先謙曰均輸內筭於大司農水衡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

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曰刑罰

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曰為能補注先謙曰官本上作尙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在民間時

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補注先謙曰百官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廷中亦作庭中引宋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

耶曰庭當作廷下文同此廷中謂朝廷之中



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隲冬師古曰隲與論同積三歲

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

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補注周壽昌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

以為己子爭訴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婦媼競取之長媼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補注周壽昌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

手霸乃叱長媼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引風俗通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

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曰章有德補注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宋祁曰太守當在為字下劉攽曰太守字當在霸為字下令

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曰贍鰥寡貧窮者然

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曰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

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碎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曰

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陋也。屬。音之。吏出。不敢舍郵亭。

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攫。補注。宋祁曰。攫。說文曰。擗也。音九縛反。先謙曰。官本注音攫作音厥縛反。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

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

問。豪釐不敢有所隱。補注。先謙曰。官本釐作釐。鰥寡孤獨有死無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某

所大木。可召為棺。某亭猪子可召祭。補注。宋祁曰。猪當作豬。沈欽韓曰。方言豚或謂之豨。吳揚之謂之猪子。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力猶

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

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鬻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

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補注。先謙曰。正猶即也。說詳終軍傳。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奔匿簿書。目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

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曰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

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

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補注。宋祁曰。不先以聞。姚本作不先聞。蕭該音義。適。適足也。適音相代。反章昭音詩歷反。案今漢書。適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謂與章昭音同。

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

守官。曰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曰霸治行

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

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曰衆多。田者

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

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

老力田。皆曰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補注。宋祁曰。景本三作二。王文彬曰。美係三年。作二誤。

邴吉爲丞相。

補注。周壽昌曰。漢孝宣時。霸爲相。燕代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戮三男。尊

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出棠陰比事。未詳所引何書。

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

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

〔補注〕齊召南曰。案此總計孝宣朝名相而言。霸前不及丙。魏後不及定國也。定國為相。實在霸後。

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

雀。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鷓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鷓音芬。字或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鷓。色黑。出上黨。曰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鷓雞者也。音曷。非此鴝雀也。〔補

注〕宋祁曰。注文鷓音介。字本作鴝。今本誤作芬。並鴝字。予見徐鍇本。改芬為介。鴝為鴝。案計慎說文。鴝音古拜反。鳥似鴝而色青。出羌中。與師古所引合。徐改為允。鴝是鳥聚貌。非鳥名。沈欽韓曰。鸞屬。閒評曰。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鴝雀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鴝。雀官本誤以為鴝。雀鳥聚兒。非鳥名。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玉篇。鴝音扶云切。鴝雀如鴝。玉篇見漢書有此鴝字。故出此字。玉篇蓋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作鴝矣。畢憲曾云。案說文。鴝似雉。鴝似鴝而青。出羌中。顏氏家訓。慈楚友堵。寶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鳥。馴養愛玩。舉俗呼之為鴝。吾曰。鴝出上黨。色並黃黑。無駁雜也。說文。鴝雀如鴝而青。出羌中。集韻音介。師古承其祖說。漢書注當作鴝音介。字或作鴝。景文辨之是也。玉篇為宋人重修。鴝字自沿官本誤爾。廣韻鴝字注。與說文同。先謙曰。下云邊吏多知鴝雀者。則作鴝是。雀出羌中。故長安見而神之。

霸曰為神雀。議欲召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士計長吏

守丞。

〔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沈欽韓曰。漢舊儀。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

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

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補注〕宋祁曰。景本無弟弟字。沈欽韓曰。周官。稟人注。今司徒



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續志注。應劭曰。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然是古外朝之遺法。天子所嘗臨。故丞相聽事亦謂之殿。漢制尊卑有定。禮分逾嚴。豈得汎然同稱乎。舉而不知其

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後字。當作在後。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

對。〔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下文上計長吏同。時臣敞舍有鷓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目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雀者。問

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百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問作聞。注末無

也。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

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臣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

臣莫白。而長吏守丞。〔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長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目水澆之則

味離。樸。大質也。剝之散也。〔補注〕沈欽韓曰。莊子繕性篇。澆淳散樸。〔音義本亦作澆〕先謙曰。官本注離作漓。是散上有則字。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

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曰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

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補注朱一新曰軼與溢通禹貢溢為滎地理志作軼為滎是其證師古訓軼為過偽聲過於京師不辭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

令所目勸善禁姦補注先謙曰官本所作即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讀與勸同次下類此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先謙

曰官本注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曰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檢

疑作羣字先謙官本檢作檢毋得擅為修教敢挾詐偽曰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曰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敝言召

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補注沈欽韓曰晉書王渾傳武帝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隋禮儀志梁元會尚書驪輪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

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然其制蓋始於宣帝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曰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

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謂假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之臣皆將率也

補注先謙曰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

官本率作帥

拜將相事自

在朕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

可也。以爲越職則不可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齊召南云案自武帝以後外廷之官統於丞相中朝之官統於大司馬。霸以丞相而舉史高堪大司馬故以越職責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

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曰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

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爲太尉適事宜也〔補注〕何焯曰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恩自己出故霸死始用高以實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之語顏注謂其適事

宜知其一也。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輔字子元哀帝元壽三年爲衛尉。子忠嗣侯。訖王

莽迺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見一

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形法家相人二十四卷。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

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補注〕錢大昭曰事見論衡骨相篇。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鄉吏之有秩者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先謙案寰宇記舒州桐城縣取桐鄉爲名即今

安慶府桐城縣也。

廉平不苛。目愛利爲行。

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

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目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地節四年。

爲人惇厚。

篤於故舊。

〔補注〕王念孫曰：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謨本加厚字。〕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御覽人事部七

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然性公正。不可交。目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

師古曰：茂善也。

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傲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師古曰：直讀曰值。〔補注〕先謙曰：爲繩墨所約束。猶馬之受馭。故云。

匈臆。

約結。固亡奇也。

師古曰：約。屈也。

雖有亦安所施。

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舊作放。姚本改作效。

足下目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師古

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

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

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擴。〔補注〕先謙曰：飢者自喻穰歲況也。

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

賢。須魏倩而後進。

蘇林曰：魏無知也。章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章氏便目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爲汲黯。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補注〕周壽昌曰：倩。爲無知字。亦

似之。必謂章注爲非。而以倩爲士之美稱。似他處稱人爲倩。若某公某生者甚少也。至謂以魏倩次蕭公。爲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逢門子。揚雄解難。以饜人對鍾期。師曠對孔子。解嘲則以藺先生對四皓。如此者。不可殫述。不得謂倩對公。即



非字也。田廣明傳與客胡倩等謀反，亦得謂胡倩。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爲君上所信任也。一說信讀曰伸，得伸其材用也。故事各達其

時之英俊。〔補注〕宋祁曰：事當作士。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敝言，貢薦賢

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日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閱

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彊作疆，引宋祁曰：亡疆景本作亡疆。

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

音之欲反。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補注〕王念孫曰：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既言爲邑起冢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御覽禮

儀部四及三十一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引此皆無然字。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鄆縣治。召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

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

蹇。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

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郟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

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關。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曰爲無道亡乎。補注。先謙曰。膠西王卬也。景帝時。與吳楚反。誅

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師古曰。擬比也。得曰。爲堯舜也。王說其諂。嘗

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言。言至於此。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

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

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遂安等。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去遂二字。倒。先謙曰。官本作遂去。久之。宮中數有怪妖。王曰。問遂。遂曰。爲

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

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

虎豹召皮軒車九流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法駕前驅有九旂雲罕注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先謙曰霍光傳云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鬻鬪虎即謂此驅馳東西所爲諄道

師古曰詩非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補注朱一新曰言求去不得陽狂又恐爲人知覺也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

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曰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

與中尉王陽曰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

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曰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

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自息其盜賊曰稱朕意遂對曰海瀕

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類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

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上聞

遂對甚說。師古曰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讀曰悅

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

傳音張

反。戀郡聞新太守至，發兵，自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

無得問。師古曰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

鉤錄也

亦罷厭補注劉奉世曰盜賊與

劫略相隨，史以為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劫略者去兵，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師古疑前未嘗言皆罷。案警疑作當。故解為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通。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

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

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自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

蔥。補注先謙曰：荀子富國篇楊倞注：一本一株也。埤雅種法：籬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蔥三籬，四言種蔥者三支一科，籬即四之也。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

本率七八支諺曰蔥三籬四言種蔥者三支一科籬即四之也

一畦韭

師古曰每一口

家二母歲五雞

師古曰每一家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秋冬課收

曰趨趨密也



斂益蓄果實。茂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茂，芟也。芟，雞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皆曰蓄。芟音儉。吏民皆富。

貴。〔補注〕先謙曰：官本貴作實是。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補注〕沈欽韓曰：此與稽少孫滑稽傳文學卒史王先生實一事也。但彼以為武帝時北海太守。即時地

乖。〔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為字。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師古曰：日日恆飲酒也。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曰下。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

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曰：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曰：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

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遂以地節四年為水衡都尉。

即朱邑以北海太守入為大司農之歲也。議曹王生為水衡丞。曰：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其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為宗

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曰：官壽卒。師古曰：曰壽終而卒於官也。〔補注〕周壽昌曰：据表。遂地節四年任。元康四年馮奉世代。凡五年八十餘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

師古曰召讀曰劬補注先謙曰官本劬作邵是

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劉昭注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此以穀陽長遷上蔡長一長也而此遷於彼或上蔡戶視穀陽爲多也

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

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躬耕勸農

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

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闕凡數十處

師古曰闕所曰壅水音一曷反補注齊召南曰案提應作隄又案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鉗

規地有二十九陂之利故讀後書晉書及水經注通典而曠信臣功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鄴史起也顏注太略錢大昕曰提闕即隄堰也古讀闕如焉亦作偶後書董卓傳於所度水中爲立橋以爲捕魚注云隄漢書偶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又作塢後書王景傳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塢水乃不復爲害闕又有遏音故字亦作遏水經注載魏劉靖碑云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即戾陵堰也說文無堰字周禮敵人掌以時敵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也堰水爲關空以符承其空是漢人亦作堰也周壽昌曰提隄字通刑法志提封作隄封可證

呂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

師古曰畜讀曰蓄

信臣爲民作

均水約束

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涇渠圖制云立三限閘以分水立斗門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往罷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

工給水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輟功此均水之法也

刻石立於田畔。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

家子弟好游敖。不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日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

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

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補注何焯曰。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此用信臣所請。非實公事。又奏省樂府。黃門

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秦半。補注先謙曰。官本秦作太。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

舞。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云。反。補注先謙曰。注也。火倒。官本不誤。信臣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

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日官卒。補注何焯曰。案公卿表。徙中少府。元始四

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補注王文彬曰。禮月令。仲夏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此舉古制。蜀郡日文翁。九江日召父。應。

〔補注〕錢大昕曰信臣不書名非史例也蓋寬饒傳稱魏相爲魏侯鄭崇蕭育傳稱貢禹爲貢公敘傳稱桓譚爲桓生皆史家刊正未歸畫一

而南陽亦爲立祠

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有免，不恥於惡。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補注。老氏稱上德不德，是曰有德；下德不失德，是曰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爲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

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爲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愈起。補注：先謙曰：官本不作茲，是今作不者，後人不知軌究通借，而妄

改之，史記作義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義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

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韻：遁，欺也。賈子過秦篇：義僞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遁上而過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遜。淮南修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遜，欺也。當是之

時吏治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  
敵不除則其末難正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師古曰惡讀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  
也〔補注〕勳宗萬曰案媮快史記作

愉快此文媮字即媮字意  
顏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

言道德者溺於職矣

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補  
注〕先謙曰史記作溺其職矣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訟訟猶  
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下士聞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  
〔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德經之言注德詛作道當據老子

改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真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珣而爲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珣謂刻鏤也  
字與彫同〔補注〕沈欽韓曰周髀算經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

規短立焉或毀方而爲圓或破圓  
而爲方先謙曰官本注彫作雕

號爲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  
其疏也

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

師古曰蒸蒸  
純一之貌也

黎民艾安師古曰艾安

曰黎庶也文讀  
曰父又治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章昭  
云言在道德不在嚴酷疑顏注亦當有在道德三字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補注〕宋祁曰：轢，當音來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誅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誅作夷，是史誤禽。

孝景時。

量錯目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師古曰：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

師古曰：卒終也。

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

師古

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但曰楊人也。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遂行大字。先謙曰：大陽在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正義引括地志

云：漢楊縣城，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

呂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

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野處入廁。

〔補注〕先謙曰：史記入上有卒字。

上目都。

師古曰：動目以使之。

都不行，上欲自持

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處亦

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閻音馬，閻眼之謂。

師古曰：音閑。〔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肅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閻。音閑。宋祁曰：姚本刪注中一閻字。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

惡餘皆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補注〕何焯曰史記誅作族滅首惡謂一郡首惡非指一家。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

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補注〕蘇輿曰史漢多言請寄猶今言請託。

常稱曰已背親而

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倍親而仕。

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景帝七年為中尉三年免。

丞相條侯

〔補注〕先謙曰周亞夫。

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念傲讀與偃同。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補注〕先謙曰致猶極也。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鷲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補注〕

先謙曰景帝太子榮廢王臨江事詳本傳。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必作筆是。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

侯使人閒予臨江王。

師古曰伺閒隙而私與也。〔補注〕先謙曰魏其侯竇嬰。

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召危法

中都。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亦同。

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之字。

便道之官。師古

曰不令致闕陳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致作至是。

得曰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

〔補注〕先謙曰史記舉作居。

竟都死不近鴈門。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文與此同。索隱：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爲

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偶馬代駒。漢書郊祀志：偶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改寓爲偶。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

都曰漢法。

〔補注〕何焯曰：史記：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今去四字，似都爲匈奴所開矣。沈欽韓曰：遷書疑得其實。漢紀云：匈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彼全據班書鈔撮，故爲潤飾。

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補注〕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寧成，南陽穰人也。曰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少吏。

〔補注〕宋祁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齊召南曰：少吏，南本作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

尉二百石以上，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爲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卽此少吏也。先謙曰：史記自作小吏。

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

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言其急之甚。

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東溼下有薪字。

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

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驢，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

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上召成爲中尉。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中六年。

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憚恐。

師古曰：憚，戰栗也。人人皆

戰恐也。端音之端反。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卽死，少被刑。〔補注〕錢大昭曰：文帝深納賈誼之言，臣下

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而成刑極，自呂爲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補注〕周書昌曰：刑極卽謂被髡鉗。迺解脫，許

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買謂販賣之。迺賈

資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賈資，假取之也。或音吐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

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補注〕先謙曰：成後事在義縱傳。周陽由。〔補注〕錢大昭曰：由，真定人。見淮南王傳。先謙曰：史記周陽由提行別傳，是此誤連文。其父趙兼

呂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爲周陽侯。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爲周陽也。由呂宗家任爲郎。〔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文

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脩謹。〔補注〕王文彬曰：脩當從史記作循，循脩形近多相亂。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

所愛者，橈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橈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補注〕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爲守，視都尉

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補注〕先謙曰：之與其同義，謂干預其政權也。汲黯爲枝。師古曰：枝，意堅也。音章鼓反。〔補注〕宋祁曰：章昭曰：枝音泊，字書之鼓反。司馬安之文惡，



自此始。

〔補注〕沈欽韓曰：謂所部屬吏有罪，坐其上者也。先謙曰：傳同轉司同伺，盡自此始。於文不詞，史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盡是蓋之形近誤字。

禹爲人廉裾。

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補注〕先謙曰：裾

倨通借，與郵都傳貴居例同。

爲貞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師古曰：造，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法在公卿相造請下，據劉說則汲古本是也。

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請。

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宋一新曰：史記上無行字，更可證。

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

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

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治酷於禹。

禹曰老，徒爲燕相。

〔補注〕宋祁曰：

老字上當有先字。

數歲，諄亂有罪，免歸。

師古曰：悖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諄，音布內反。〔補注〕周壽昌曰：猶今俗言昏聩，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諄，又嚴延年傳：承義年老，頗悖，可證悖即諄字。先謙曰：官本注悖作諄是。

後

十餘年，呂壽卒于家。

〔補注〕何焯曰：不覆案求陰罪，晚節獨以緩名爲平，此禹獨以壽卒也。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

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

縱有姊，呂醫幸王太后。

師古曰：武帝母。

太后問

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

〔補注〕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

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

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



曰。媯音許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媯音熙主反章昭音同李奇音呼。 補上黨郡中令。〔補注〕先謙曰史失其縣名。 治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溫籍音無所容也溫音於

問反籍音才夜反。〔補注〕先謙曰溫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讀曰蘊史記作蘊藉官本注害作虐頁也音必胡反。

呂捕桀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脩成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脩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王文彬云詳顏注

似所見本。上呂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呂勇悍有君字。

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 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呂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 臣居山東為

小吏時。〔補注〕宋祁曰小或作少。 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

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稅音伐閱之閱九字史記無稅字肆作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熱閱也據此知肆隸字同稅止息也。 號曰寧見乳虎

無直寧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曰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

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桀寧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

陽師古曰孔氏爨氏二家素豪猾者補注劉敞曰南陽屬下甸師古曰平氏杜遷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行二縣名也

為廷尉史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尉字王溫舒傳廷尉史史記亦作廷史則義同文者也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

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重罪下有輕繫二字是也獄中不皆重罪輕繫二字不可省私人相視者尙捕之輕繫者豈得免乎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

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鎖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補注

先謙曰史記脫切字當依此補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補注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郡中不寒而栗猶

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日自效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縱呂鷹

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為姦京師尤甚迺呂縱為右內史王

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呂氣陵之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補注先謙曰其溫舒弗先與言者則縱必敗壞之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晉灼曰取音趣直指始出矣補注錢大昭曰直指夏蘭之屬見食貨志吏之治呂斬殺縛束

爲務。閻奉曰惡用矣。師古曰閻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尙急刻也。（補注）周壽昌曰。縱廉其治效。邗都上幸。

閻奉以元封元年爲水衡都尉。史記稱其朴擊實請。蓋酷而不廉者也。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謂曰猝。（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作爲字通。道不治。上怒曰。縱曰我爲不行。

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苞含在心。以爲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苞作包。至冬楊可方受告緡。（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章昭云有告緡不出緡者可方受之詳見食貨志。縱曰爲此亂。

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補注）先謙曰杜式人姓名。曰爲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

事也。師古曰沮壞也。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補注）朱一新曰七字承史舊文。但史次此傳於湯傳後。故有此語。今湯既別立傳而仍承用於文法爲疏。

王溫舒陽陵人也。（補注）先謙曰陽陵馮翊縣。少時推埋爲姦。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推音直道反。其字從木。（補注）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補注）王文彬曰試知尙書堯典試可乃已之試似不當訓補。數廢數爲吏。曰治獄至廷尉。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

遷至廣平都尉。（補注）周壽昌曰廣平爲郡在武帝征和二年前故有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也。（補注）宋祁曰豪字下

當有桀字。周壽昌曰豪即其郡人之桀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鷹門馬邑豪聶壹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所畏避也。顏注似以敢字屬上讀。幾至不可通。王文彬曰周云不加桀是也。而詳其語意仍以豪桀爲義。寧成傳所居郡必夷其豪安有豪桀而夷之乎。蓋

郡中之渠魁豪惡，溫舒因擇用之，觀下文把其陰重罪，義自可見。先謙曰：史記往誤仕當依此訂。

皆把其陰重罪。

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把挾持之陰重罪，罪重而未顯發者。

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

放也。督察視也。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

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有避回其事夷之，亦滅宗案，單言避事理已顯不必更言回疑回即回之誤。師古望文立訓耳。

呂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

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呂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

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

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

師古曰：以贓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贓，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補注〕先謙曰：盡沒入其家以償其前所得贓耳，非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贓也。

奏行不

過二日。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三日。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補注〕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先謙曰：言論奏可之事，則論報也。

河

內皆怪其奏，呂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梨求，注梨比也。

會春，

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補注〕沈欽韓曰：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



而巳。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目爲能，遷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彌表，在元狩四年。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徒請召

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賊害者，任用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徒請名禍得吏，謂徒請吏名禍得者於京師而與之從事。徒請諸名召猜得皆形相近。索隱引漢書與今本同。兩義並通。河內則

楊皆麻戊，關中揚贖，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賊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揚作楊，集解引徐廣云：麻戊一作麻成。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

恣其酷暴。〔補注〕宋祁曰：或無治字。王念孫曰：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

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溫舒爲廷尉，一年復徙中尉。爲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師古曰：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

不舉，悒音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居廷義異。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師

購告言姦。師古曰：師，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史記淫惡少年作盜賊惡少年。史記師作師同。置伯落長，呂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

司察姦人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王引之曰：收當作牧。牧司相監察也。詳簡君傳。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卽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

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目動大豪。

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

〔補注〕先謙曰：史記巧請作攻訛，勳作焄。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

牙吏虎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目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呂權

貴富。

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貴字，義較長。

溫舒擊東越還。

〔補注〕周壽昌曰：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

仲反。

坐目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上卒者也。脫音它活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為少府，徙右內史。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封二年為少府，四年徙右內史。

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

尉，如故操。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元封六年。

歲餘，會宛軍發。

孟康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

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溫舒死，家桑千金。

師古曰：桑，古累字。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草昭音鍾字林曰在草亦盛也呂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呂爲廉武帝使

督盜賊。補注王念孫曰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

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關下多內字當依此訂聲甚於寧

成上呂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爲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師古曰惡

吏不肯爲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呂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呂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尸亡去歸葬徐廣注未及斂尸亦飛去風俗通怪神篇說同公羊傳陳侯鮑甲戌之日

亡已丑之日死同屍而得疏亦引此事爲證班氏蓋以爲誕而易之

楊僕宜陽人也。補注先謙曰宜陽弘農縣呂千夫爲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

盜賊。補注宋祁曰越本守作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關東屬上句宋本誤置宋祁注於督盜賊下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擊作

擊。稍遷至主爵都尉。上曰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

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曰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陬。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補注。宋祁曰。陬或作阻。先謙曰。南粵傳。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陬。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

而前。挫粵鋒。是其事。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師古曰。蹇與牽同。蹇。拔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烏足呂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

捕降者。曰爲虜。掘死人。曰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曰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補注。宋祁曰。歲字下當

有朕字。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懸反。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傳下有音字。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

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曰道惡爲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爲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比數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宋祁曰。注文嘗字疑作當。

將字下當有行字。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目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

越深入。將軍能率衆。目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補注〕宋祁曰。死。焯曰。此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補注〕何

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後復與左將軍荀彐。俱擊朝鮮。爲彐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爲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朝鮮傳。以罪當誅。贖爲庶人。

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減宣。急就篇姓氏。有減罷軍。彼注即引減宣。減咸通用。考工記。轉入注。減亦爲咸。先謙曰。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呂佐史給事

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廢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廢丞。此奪文。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廢五丞。

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補注〕宋祁曰。淳化本爲御史中丞。刊誤據史館本。改。子依南本。添及字。先謙曰。史記丞作中丞。此奪。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

獄。所召徵文深。誅殺者甚衆。師古曰。誅。誅也。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銀。依反。王温

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上爲作免。是據公卿表。温舒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宣爲左內史在元封元年。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

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曰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補注〕先謙曰。史記辯作辦字。然

獨宣曰小至大。〔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作治。史記作致。能自行之。難曰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廢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宣免。太初元年。

為右扶風。中廢不過數月。坐怒其吏成信。〔補注〕先謙曰。史記怒作怨。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師古曰。郡。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

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補注〕周壽昌曰。周傳。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又云。周中廢為執金吾。據

公卿表。宣自殺。當太初四年。又云。天漢三年。放廷尉杜周為執金吾。是宣死時。周亦中廢也。傳著此。以明武帝任用酷吏。然周為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在宣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先謙曰。此班沿史記元文。是時。郡守尉諸侯相

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

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百作白。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段作殷。徐廣注。殷作假。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補注〕沈

鐵論。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濱梁楚。昆盧。徐毅之徒。亂齊趙。與此文稍異。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鄆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甄。城字書已先反。二十一。字史記主作生。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補注〕先謙曰。自立名號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百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爲使者督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下使字，顏因衍文立訓耳。猶弗能禁。

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補注〕何焯曰：史記部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

符發兵，曰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曰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

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沈欽韓曰：與之相連，俱死爲沈命也。册府元龜六百十六長慶二年勅：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

宜減死處分，彼勅正。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末有章昭曰：負累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十四字。故盜賊寔多。師古曰：寔，漸也。上下相爲匿，曰避文法焉。〔補注〕王念孫曰：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作以文辭避法。徐廣云：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

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

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

目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目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

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

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

至圍。

師古曰陳留圍縣。補注周壽昌曰圍在漢屬淮陽。後漢始屬陳留。廣明為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

圍使小史侍之。

補注周壽昌曰圍下當有令字。或守尉字。不得但云圍使。

亦知其非是。

守尉魏不害與廢齋夫江德。

補注齊召南曰案江德功臣表作江喜。又案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捕斬公孫勇也。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故越王子鄒起侯。事實稍異。何焯曰鄒起亦必公孫勇之黨。而此略之。

尉史蘇昌共收捕之。

補注何焯曰不害侯表云以捕反者淮陽胡倩侯與此互異。

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

師古曰轅音遂

昌蒲侯。初四人俱

拜於前。

補注先謙曰四人併小史數之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

賜之爵也。補注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

百戶。

補注錢大昭曰隸釋載國三老袁良碑云孝武征和三年袁幹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幹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此言小史即袁幹公孫勇即公先勇也功臣表例不載關內侯故世次不可考錢大昭曰漢制列侯大者萬餘



戶小者數百戶。武帝時，襄城侯榮龍四百戶，驎侯駒幾五百二十戶，膠侯單取五百一十戶，荻直侯韓陶五百四十戶，邳侯李壽一百五十戶。(壽封戶太少，疑有誤)而園小史得食六百戶，是列侯封邑有時不如關內侯之多也。上曰：廣明連

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

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目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宋祁曰：為字下當

有左字。封昌水侯。歲餘，曰：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

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補注。宋祁曰：章昭曰：所期約誓地。蕭該音義，質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僕作守，引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僕。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補注。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改作淮。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

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補注。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延年曰：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

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曰：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曰：選入為大司農，會

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

言廷爭矣

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曰決疑定策封陽成侯

補注周壽昌曰陽成紀作陽城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

氏曰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曰數千萬錢爲本而貯此物也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師古曰方上謂城中

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曰求利

師古曰疾速也

非民臣所當

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餽

師古曰一乘爲一兩餽謂賈之

與顧直也音子就反補注宋祁曰服虔曰履載曰餽音將秀反

載沙便橋下送至方上車直千錢延上年上簿詐增餽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

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補注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大議

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餽直是韓延壽比耳劉敞曰議當作義

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

師古曰爲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

軍之門蒙此爵位

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爲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補注蘇輿曰光以延年抵拒而忿

言即令無是事亦應窮治顏訓即爲既非

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曰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

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錯改自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王念孫曰案

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句廣雅句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句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錯改自作丐即句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句若馬師古曰句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周壽昌曰何哉猶云何也願曰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

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

補注宋祁曰章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諫故不佑之

田大夫使

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

師古

齊讀曰齋補注先謙曰官本閣作閣

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

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召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補注〕

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

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召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

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芳目反〔補注〕周壽昌曰時大司農已被劾奏故稱

罪人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召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

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宋祁曰還字下當有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爲號者自郡吏召下皆畏避之莫敢與伍師古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爲號者自郡吏召下皆畏避之莫敢與伍師古



曰悟逆也音悟(補注)周壽昌曰他本作悟非也  
王莽傳亡所悟意亦正作悟先謙曰官本作悟  
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師古曰發輒入高

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

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補注)宋祁曰越本按作劾錢大昭曰延年

爲京兆尹故亦稱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

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果字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

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

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目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呂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爲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

也言其文案整

密也。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補注：沈欽韓曰：此十四字，劉知幾史通浮詞篇譏之。

壽昌曰：荀子勸學篇注：絕過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補注：先謙曰：是治下無隱情，出身猶言捨身。

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

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

郡中正清。補注：先謙曰：正是政之通借。趙廣漢傳京兆政清即其例。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

年用刑刻急，適曰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

殺。補注：何焯曰：此謂宣帝雖尚法律，然欲民無歎息愁恨之心，非以多殺為能者也。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斃，死也。

曰：喉咽，言其所在得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千反。補注：周壽昌曰：斃，敝通借。莠甚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疵殺所在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作生是。自矜

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呂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厲字。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

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類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

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

擅此以爲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典瑞注：杜子春

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呂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

丞曰：「此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爲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

也。〔補注〕宋祁曰：越本刪有字。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惡

亂悖，音布內反。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

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呂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呂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日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補注。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母大驚。

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

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其罪而責之。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呂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

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呂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盍反。補注。沈欽韓曰。畢。正臘日。即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三十三。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為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小歲之慶。既非大慶。禮止門內。案此則人家作臘。無

不過小歲飲食者。嚴母深惡延年。故但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為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云。陳修家貧。每至正臘。僮奴不起。可得謂從臘日臥至元日乎。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賀。世說注。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為祝歲。此禮唐既不行。師

古莫謂延年。補注。王念孫曰。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為中大夫。嘗中廢。已為廷尉。郊祀志云。新垣

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戚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

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

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釋其賢知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

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廡。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補注周書昌曰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甫元孫言多世事景王載在史典尹言多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卽賞之先也碑又云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卽指賞言宙始賞之同族後人也。鉅鹿楊氏

人也。補注先謙曰楊氏今趙州靈晉縣治。目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

補注先謙曰與頓陽令薛恭換。見宣傳。坐殘賊免。後目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

通輕俠。賊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賊匿

姦猾亡命賓客爲羣。成帝使尙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阿縱。則顏注後一說是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補注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人。往來長

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賂賂。相與探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且反。補注。王念孫報仇讎也。補注。宋祁曰。賊當作財。

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且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御覽兵部八十

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爲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

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字。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賞呂三輔

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甌甑也。

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補注。王文彬曰。爾雅。甌甑謂之甌。注。甌甑也。今江東呼爲甌甑。此顏注所本。先謙曰。致與綴同。呂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

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補注。宋祁曰。注文承字下當

有籍無市籍商販作務。補注。周壽昌曰。作務。作業。工技之流。見貨殖傳。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

籍記。爲名籍以記之。補注。周壽昌曰。服無所謂危險也。凶服。蓋凶徒作亂之服。如絳幘黃巾不遵法制之類。皆是。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曰

爲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飢。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呂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呂大石，數

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

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補注：宋祁曰：桓，徐錯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獲錢大昕曰：桓和華聲皆相近。楊著其姓名。師古曰：楊，杙也。

柶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楊音竭，杙音弋，字並從木。補注：沈欽韓曰：秋官蜡氏職埋而置柶，鄭司農云：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槩是也。百日後，洒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

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補注：何焯曰：古詩結客少年場，本此，蓋所以爲戒也。生時諒不謹，

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耶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

十百人。師古曰：財，與錢同。皆貰其罪。師古曰：貰，緩也。詭令立功，呂自贖。師古曰：詭，誑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

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嘗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

賊，呂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補注：周壽昌曰：荆州刺史東門雲至爲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呂

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補注)先謙曰。正猶即也。說詳終軍傳。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

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邳都呂下。皆呂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呂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

他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補注)宋祁曰。李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王念孫曰。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匿。(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虛把諂阿匿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先謙曰。史記贊阿色作陰陽。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

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衆也。滯呂耗廢。師古曰。浸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卿奉職。救

國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呂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

足呂爲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補注)先謙曰。儀表說詳哀紀。顏訓非。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



稱其位矣。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宋祁曰亦字下當有皆字。何焯曰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補注蘇輿曰班言不用史公

元例裁篇別出之故。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阜隸抱關擊楨者

師古曰阜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楨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楨音士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

志定(補注)先謙曰易履象辭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補注)宋祁曰注文地

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先謙曰官本注延作衍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種樹作樹種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

資師古曰藿藪也即今之萩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藪音五宦反萩音敵

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曰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

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楛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獾祭魚

季秋之月，豺乃祭獸。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鷲鳥，即今所呼為鴟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禽置兔網也。音嗟。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鷲鳥，即今所呼為鴟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禽置兔網也。音嗟。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墾藪，澤不伐天。師古曰：墾，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藪，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土牙反。藪音五葛反。天音烏老反。補注：劉奉世曰：藪讀如牙藪之反。

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墾，浙本音大雅反。王引之曰：墾從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墾為槎。墾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作差。漢太尉劉寬碑，啗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廿為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頭作墾，與墾字相似，因譌而為墾矣。玉篇：廣韻：墾字，竝土之切。無槎音。集韻以墾槎為一字，引漢書山不墾藪，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墾，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

曰：隸，小蟲也。麤，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麤毋卵。隸音弋全反。麤音莫奚反。所曰順時宜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

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即蓄字。

而非有微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呂財成，輔相天地之宜，呂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

贊天地之化育，以致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補注：王鳴盛曰：財與裁同。師古以為資財，用以成教，非。備物致用，立成器，呂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

取百物而極其功用。補注：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



宴。師古曰：聞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農相

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補注：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

之興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補注：王念孫曰：案于越本作于越，于音于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

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幹名，干，幹，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

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眷

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越、越、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

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

作干越，又引章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章以干越爲餘干，雖非確語，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寧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

皆沿師古之誤

是曰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

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德下

故民

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

禮法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

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桶也山刻為山形也稅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稅臧文仲也補注

宋祁曰注文椽字疑作櫓王文彬曰禮玉藻管仲鑄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文仲特用以居蔡班序當指管仲顏說非也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

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曰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列作佾

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

桓文之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書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

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曰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

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

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補注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王念孫曰師古以圉為禁守則圉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圉讀曰禦

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墨子辭過篇邊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圍並與禦同又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彊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圍奪成家者

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切奪成家，義與圍奪同。禮誼不足，呂拘君子，刑戮不足，呂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極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粗布長襦也。褐，編粟衣也。極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爲編戶齊民，

同列而呂財力相君。〔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錯法篇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

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絲，讀與由同。故列其行

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聞復有姓計

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謨誤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實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漢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馬總意林，史記貨殖傳集解，文選求通親表注，並引范子，謂計研姓辛，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范蠡帥事之，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計然。時邀遊海澤，號流父。孟注以爲姓計，殊誤。高似孫子略云：姓章，通志略云：姓宰，並因辛而誤。吳越春秋作計倪，越絕書作計倪，則因倪而

諷唐徐靈府文子注作計餅因研而誤亦皆以聲相亂耳先謙案官本故資戲作故戲資引宋祁曰注文故戲資當作故答資戲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

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推此類而脩之

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

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

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

〔補注〕先謙曰史記十作七吳越春秋越絕書作

九用其五而得意既曰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

浮江湖變名姓

〔補注〕先謙曰官本名姓作姓名

適齊

為鴟夷子皮

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補注〕先謙曰師古注索隱引作大顏說文小異又引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

之

陶為朱公

孟康曰陶卽今定陶也〔補注〕先謙曰濟陰縣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

曰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

時逐

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孟注買作貨官本注隨時作與時

而不責於人

〔補注〕劉攽曰與時逐宜屬下旬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

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

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

〔補注〕先謙曰史記產作生

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

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師古曰息生也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補注〕齊召南曰案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



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先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

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師古曰：多有積貯，越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

爲廢，宣八年公羊傳注，廢置也。〔周官〕醫師疏引鄭志同。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間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踰財役，轉鬻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食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爲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賈逵曰：廢舉謂停貯，此即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廢，稅舍也。方言：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櫬，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篇：鴟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師古曰：簞，笥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

與之抗禮。師古曰：爲賓主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抗作亢。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

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貨殖傳第六十一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

〔補注〕王文彬曰：務盡地方，考工記所謂筋力以長地材也。先謙曰：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

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

曰決斷，仁不能曰取予。

〔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作足。

彊不能曰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爲本始也。

猗頓用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陶朱公謂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牴元和志：河中府猗氏縣，即猗頓之所居。尸子：治天下，篇相玉而借猗頓。淮南記論注云：猗頓

能知玉理。周書昌曰：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鹽。謂出水直用不凍也。一說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

邯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贏作嬴，集解引韋昭云：烏氏縣名，屬安定。顏注非。

及衆，斥賣。

師古曰：畜牧，蓄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物，間

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閒隙私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

〔補注〕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先謙曰：史記同。宋說非。

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曰山

谷多少師古曰與讀曰秦始皇令贏比封君。呂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性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川谷之穴出丹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

永安縣東北師古曰言資財衆多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曰為貞婦而客之為

### 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

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

躡。孟康曰五十匹也牛千躡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千足羊。師古

言千足者二澤中千足蕘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敗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山居千章

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補注宋祁安邑千樹棗

〔補注〕沈欽韓曰爾雅翼魏文帝詔凡棗味莫過安邑御棗通典河東郡貢棗八千顆

燕秦千樹栗

〔補注〕沈欽韓曰唐書地理志云幽州貢栗陸璣詩疏五方皆有栗惟滄陽范陽栗甜味長他方者悉不及

蜀漢江陵千

樹橘

〔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襄陽記李衡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

淮北榮

南河濟之閒千樹菽

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榮澤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榮南作常山以南

陳夏千畝黍

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暇

齊魯

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

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若干畝卮茜

師古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補注〕周壽昌曰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花可染紅卮子俗寫作梔子可染黃先謙曰若猶及也

千畦薑韭

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

戶侯等諺曰曰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師古曰言其通易以得利也

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師古曰千釀以釀酒

醯醬千瓊

師古曰瓊長頸嬰也受十升瓊音胡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頭作頭引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頭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

漿千僮

孟康曰僮嬰也師古曰僮人僮之也一僮兩嬰僮音丁濫反

屠牛羊豕千皮穀糴千鍾

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

薪橐千車船長千丈

師古曰總積船之丈數也

木千章竹

竿萬个

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上當有也字

輶車百乘

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馬車也

牛車千兩

師古曰車一乘曰一



兩謂之兩者言其  
轆輪兩兩而觀  
木器漆者千枚。〔補注〕先謙曰。史記。漆作髮。徐廣注髮漆也。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爲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爲石。素

木素。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蹏。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口鈞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噉。吼也。字書無訓口者。〔集韻〕有之。乃因師古增入。大玄注。噉。與叫同。史記作蹏。徐廣志。馬入髀。索隱。埤蒼云。尻骨爲入髀。一曰。夜蹄。

案內經骨空論。入髀在腰尻分間。呂覽觀表。古之善相馬者。許鄙相脫注。尻後竅也。噉。卽尻竅。師古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

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筋角丹沙千斤。〔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作砂。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緡也。帛之有色者曰采。答布皮革

千石。孟康曰。答布。白疊也。師古曰。蠶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答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榻音。非也。〔補注〕吳仁傑曰。案古者漢書音讀皆有師承之自。未可遽非之也。晉羊曼與郝鑿下壺。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古之八雋。皆一時名流也。而曼爲駘伯。顏氏家訓云。駘者。多饒積厚之貌。與答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答。駘二字。同託合切。與榻音亦相近。集韻別出駘字。引駘伯。事案家訓。駘字。用盛洪之晉書本。而集韻駘字。用唐御製本。要之。答布之答。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字書宜於答字下注云。託合切。厚重貌。一作駘。沈欽韓曰。上文言細布。則知是蠶布。其時白疊未入中國。故孟說非也。答布卽納布。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

宋書徐湛之傳。高祖徵時伐荻。有納布衣襖。洪頤煊曰。史記作榻布。齊民要術卷七。引漢書。亦作榻布。千石。

異於量米粟之斗。今俗猶有大量。〔補注〕顧炎武云。是漢時。藁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麴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鹽貨耳。齊召南云。案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者。相

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河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適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補注〕王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答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云。鮎鯿千斤。鯿鮑千鈞。此

貨殖傳第六十一

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為名。有是理乎。史記貨殖傳作干釜。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飯。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放。放字乃淺學人所改。飯。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為飯音。賈案徐說是也。爾雅。甌。甌謂之飯。郭注。甌。小甌。長沙謂之飯。列女仁智傳。臧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答。乃答字之譌。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台。明又台之譌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賈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台。師古不違。反以作台者為誤。而強為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鮪魚

千斤。師古曰。鮪。海魚也。鯨。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鮪音脂。又音浩。鯨音壽。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鮪為夷。非唯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  
 鮪鮪千鈞。師古曰。鮪。鮪魚也。鮪音鯢。鯢音善。各反。鮪音於業。反而

說者。乃讀鮪為鮪魚之鮪。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鮪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燔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鯪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鮪亂臭。則是鮪魚耳。而燔室乾者。本不臭也。燔音浦北反。(補注)沈欽韓曰。玉篇。鮪。鮪魚也。鮪亦鮪。鮪魚。鮪。鮪魚也。今謂真魚。真即鮪也。玉篇於鮪鮪。通謂淹魚。無異解也。說文。鮪。鮪魚也。鮪亦真鮪之變。而徐鍇繫傳。解鮪為陳臭。則沿俗說耳。先謙曰。史記鮪下有千石二字。

粟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補注)先謙曰。正義如此。乃與上物

相。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補注)先謙曰。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顧炎武云。變皮言石。亦互文也。齊召南云。顏說甚確。蓋非互文。

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採取栗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栗作果。是史記作佗果采千鐘。子貨金錢千貫。節馴儉。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儉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馴者。其首率也。

馴音子朗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補注)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先謙

曰。李光地云。孟說未是。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得息十之二分也。亦比千乘之家。此

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補注〕周壽昌曰卓徐廣曰一作諱案此即卓王孫之祖或父也至孝武時尙有僮客八百人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車曰鞿

諸邊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嶠山之

下沃墜。下有踐鷓。至死不飢。孟康曰踐音躓水鄉多鷓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踐鷓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躓鷓也民工作市易

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師古曰即就也運籌算。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魍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魍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魍音直追反結讀曰髻〔補注〕先謙曰魍結史記作椎髻義同下有俱居臨邛

四。程卓既衰。至成哀閒。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

持錢。〔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哀耳訾次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

子反〔補注〕先謙曰如直見下文

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閒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淳子長也

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補注〕錢大昭曰此谷永所謂爲人起實分利受謝是也

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師古曰遂殖期音基

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閒公子之名

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

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嗇

師古曰瘡讀爲愈愈勝也熾細也嗇愛吝也言

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忝者也熾與纖同下云周人既纖義亦類此

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呂鐵冶起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曹邠氏鹽鐵論禁耕篇大夫曰異時輟鐵未籠布衣有胸邠案胸卽宛胸春秋曹國地也在今曹州府荷澤縣西南故史記作曹邠而當時謂之

胸邠也

富至鉅萬

〔補注〕王文彬曰集解起屬下讀云起富至鉅萬是也下文刀閒起數千萬史記起下亦有富字

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

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蘇輿曰類拾印取言人不閒遊物無遺利蘇軾答梁先詩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正用此義約如下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之約言家約如此是以行賈徧郡國史記弟作孫

貫貨



行賈徧郡國。鄒魯曰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刀姓閒名也。刀音紹。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並作刁。史記同。玉篇刀可么切。亦姓俗作刁。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

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

孟康曰刀閒能畜豪奴。

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刀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補注周壽昌曰當時諛語未必如孟說之委曲。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言寧爲爵之貴。無若刀之饒邪。

言能使豪奴

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閒。臨菑姓偉。嘗五千萬。

師古曰姓名偉。

周人既饒。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

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補注宋邵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

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日久賈。

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

補注何焯曰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顏注居在諸國之中爲優。然以爲要衝之所。若大街衢。疏矣。先謙曰顯奕武云說文街四通道。驪鐵論二周之山川。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則顏說亦自可通。

過邑不入門。設

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千萬。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

長叔薛子仲營亦十千萬。莽皆曰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成陽。孔僅等爲官也。

宣曲任氏。〔補注〕先謙曰。索隱。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其先爲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史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

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周壽昌曰。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先謙曰。督道劉周說是。倉名無考者多矣。官本注。史作吏。在所作所在。

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

氏獨窶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窶。臧之也。窶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

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

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闔里。故云善富。〔補注〕王念孫曰。此當以任氏獨取賈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上文賈讀爲鹽。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鴛羽傳。鹽不致致也。小雅四牡傳。鹽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

其字或作棲梧之梧。荀子勸學篇。楊倝注。凡器物堅好者。謂之梧。濫惡者。謂之梧。議兵篇。械用兵革。龜苦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縲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苦。章注。功牢也。苦。肥也。淮南時則篇。功事苦。慢

篇高注。苦。惡也。史記平準書。鐵器苦惡。或作沽酒之沽。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沽猶麤也。士喪禮。弓矢之新沽功。釋文。沽音音古。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精耕傷稼。楊倝曰。精耕。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梧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今

文沽作古。此傳則商賈之賈。史記同。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賈賈猶言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

謂人之賈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氏獨取賈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

謂人之賈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氏獨取賈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

世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爲善。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在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食酒肉。以此爲閭里率方。錢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贊語矣。索隱斷任氏獨取貴善爲句。是也。唯讀賈爲價。亦與師古同說。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買金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爲價矣。先謙曰。索隱以善上屬王。說是也。然謂人爭取賤而惡者。於理未允。人爭取賤者是矣。肯爭取惡者乎。讀賈爲鹽。古義無徵。仍讀價爲是不必定與貴善對文也。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爲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爲任用公家之約。此說

非也。曰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曰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曰萬鐘計。孟康曰。邊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鐘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鐘而計之。著其饒多也。補注。劉攽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先謙曰。史記桃作姚。羊萬下有頭字。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貳之也。貨謂求假之也。音

吐得反。子錢家曰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子。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母作母。是母與無同。蓋以無鹽爲氏也。史記作無鹽。其息十之。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安陵杜氏。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前富者既衰。

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爲

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鼓亦致高訾皆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曰財養士與雄桀交

王莽曰爲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百爲一市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

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與專同曰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曰田農而甲一州孟康

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爲州中第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楊作陽何焯云田宅隴制六條所劾漢法嚴安得容此孟注非也史記作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致富甲一州耳以下數句例之自明翁伯曰販脂而

傾縣邑張氏曰賣醬而險侈(補注)先謙曰史記翁作雍醬作噉徐廣注雍一作翁質氏曰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

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爲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胃以末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燻音濁氏曰冒肺而連騎

似兼反坊音蒲頓反(補注)沈欽韓曰熟羊胃與肺炙也更始時謠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肺炙以饒蟹鼓汁淹之肺肺然也先謙曰冒誤官本作冒張里曰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

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開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



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

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

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搏六

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搏當爲博。一說是。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稽作桓。云曲叔掘冢。桓發博戲。雍樂

成行賈。此未分晰。

猶復齒列。

師古曰。身爲罪惡。尙復與良善之人齊齒竝列。

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